

学校的理想装备

电子图书·学校专集

校园网上的最佳资源

传世名著百部一

曲品 人间词话

 **eBOOK**
网络资料 免费下载

名著通览

明代是中国古典戏曲发展的又一个黄金时期。由于从元末开始戏曲声腔的发展已呈北曲南词诸腔并陈的趋势，同时由于元代后期杂剧中心的南移，南北戏曲得到了广泛的交流。进入明代以后，戏曲队伍发生了变化，杂剧和南戏从形式到内容也随之发生了重大变化，总的趋势是北曲杂剧逐渐衰落，南曲戏文逐渐兴盛，到嘉靖万历年间，北杂剧日薄西山，走入衰落的低谷，以南曲为骨干，兼采北曲的新的戏曲体制——传奇形成，并且出现了名作纷呈，诸腔竞奏，戏曲大家辈出的繁荣景象。正如吕天成所说“博观传奇，近时为盛。大江左右，骚雅沸腾；吴浙之间，风流掩映”。

由于作家和艺人的共同努力，明代戏曲舞台上的各种艺术手段日臻完善，趋于浑成，虚实结合的舞台方法日渐成熟，奠定了中国戏曲表演艺术的坚实基础。同时戏曲本身的发展，必然要求人们从理论上加以探讨研究，进行总结。明代的戏曲理论与批评十分活跃，随着吕天成《曲品》和王骥德《曲律》的问世，有中国特色的戏剧学也随之初具梗概。这两部作品也被称为明代论曲作品中的“双璧”。

吕天成（1580—1618年）字勤之，号棘津，别署郁蓝生，竹癡居士，浙江余姚人。明代万历年间的著名戏曲家。吕天成是一位出生于宦世家的翩翩公子，他之所以嗜好曲学，离不开家庭和亲友的影响：曾祖吕本位至宰相，武英殿大学士；祖父吕兑官至中书舍人、礼部精膳司主事；祖母孙瓌亦是礼部尚书之女，不仅能写诗，具有丰富的历史知识，而且“好储书，于古今戏剧、靡不购存，故勤之泛滥极博”（《曲律》卷四），在祖母的陶冶下，吕天成从小就受到良好的教育，并对戏曲产生浓厚的兴趣，一生辛勤购存收藏戏曲作品不辍；父亲吕胤昌举进士、官至宣城司理、吏部主事和河南参议，亦是嗜书成癖，并对戏曲颇有研究，同张凤翼、汪道昆、屠隆、梅鼎祚等戏曲大家交往甚密，吕天成的初期创作就明显地受到他们的影响。而对吕天成影响最大的还是他的外舅祖孙 和表伯父孙如法。孙 官至兵部尚书，他喜欢词曲，与徐渭、沈璟交往很好，尤工戏曲音韵之学，对传奇创作也有独到见解；孙如法秉承孙 家学，颇得其妙，与沈璟交好，帮助沈氏改正过传奇的韵句。同时吕天成又是沈璟的弟子，又同叶宪祖、卜世臣、王骥德等戏曲创作和理论大家交游甚厚，《曲品》正是在这一背景和大的时代环境中孕育并产生的。这些饱学的亲友为吕天成对曲学的研究提供了良好的条件。

《曲品》是一部品评明代传奇作家和作品的专著。据该书自序讲，初稿完成于万历三十年（1602年），“然惟于各传奇下著评，语意不尽，亦多未当。寻弃之”。当时吕天成对这部作品并不满意，因此初稿完成后将其搁在了一边。事隔8年，由于著名曲学家王骥德的怂恿，吕天成又重操旧作，并逐一加以更正，于是我们今天所见的《曲品》就问世了。他在《自序》中说“仿钟嵘《诗品》、庾肩吾《书品》、谢赫《画品》例，各著论评，析为上下二卷，上卷品作旧传奇及新传奇者，下卷品各传奇。其未考姓氏者，且以传奇附；其不入格者，不录。”所谓“作旧传奇者”指元末至明初南戏和传奇的作者；“作新传奇者”指嘉靖、万历间诸作者。全书共收录明代天启以前的传奇和散曲作家150人、作品名目190多种。凡是嘉靖以前的作者和作品分为“神”、“妙”、“能”、“具”四品；以后的作者作品分为上、中、下三品，每品分上、中、下三等。对重要作家作品加以简单的评述。

吕天成的《曲品》深受其舅祖孙 的曲艺理论的影响，他在《曲品》卷下说：“我舅祖孙司马公谓予曰：‘凡南戏，第一要事佳；第二要关目好；第三要般出来好；第四要按官调、协音律；第五要使人易晓；第六要词采；第七要善敷衍，淡处做得浓，闲处做得热闹；第八要脚色分得匀妥；第九要脱套；第十要合世情、关风化。按此十要衡传奇，靡不当矣’”。这十要从剧本取材、情节安排、词采、音律、表演和教化等方面，对传奇的创作和演出发表了极为精辟的见解。吕天成遵循这一教导，把它作为品评传奇的标准，但在具体运用中，又有所侧重，有所发挥，形成了自己一套完整的戏曲观，这可以归纳为：

一、事奇而真，合乎情理。

《曲品》中类似：

杜丽娘事，果奇（《还魂记》评语）

董永事，奇（《遇仙记》评语）

周孝侯除三害事，甚奇（《蛟虎记》评语）

此杨伯雍种玉事，甚奇。（《蓝田记》评语）

这类评语比比皆是。之所以要求故事情节的奇，主要在于戏曲的取材和结构深受史传文学、志怪小说、唐宋传奇和宋元话本的影响，它们都有一个共同的特点就是故事性强，情节曲折生动；同时戏曲要适应舞台演出的需要，只有情节曲折生动，才便于安排结构、揭示矛盾冲突，刻画人物性格；再次从观众的欣赏习惯看，故事情节曲折生动有利于吸引观众、娱乐观众，达到“寓教于戏”的目的。因而吕天成在品评前人作品时是很看重一个奇字的。

但是，吕天成看重奇，并不忽视真。如果因为奇而失去真，那么观众是不会买你的帐的。他评论顾大典的《义乳记》说：“真事、故奇”，奇是建立在真的基础上的，离开了真字，奇就变得虚无了。只有真和奇的有机结合，才能使故事情节既生动曲折、摇曳多姿，又真实可信、合情合理，吸引观众、让观众叹服。因而吕天成对那些真实反映现实生活的作品总是加以肯定和赞赏，评《琵琶记》说：“布景写情，色色逼真”，赞赏张凤翼的《祝发记》为“境趣凄楚逼真”。相反，那些违背生活真实的作品则遭到吕天成的痛加针砭，他批评顾怀琳的《佩印记》说：“朱买臣史传本是极好的传奇，此作近俚，且插入霍山，时代亦舛谬”。

在要求真实的前下，吕天成提倡借虚构以达到奇的效果，他认为传奇“可以有意架虚，不必与事实合”，没有虚构、就无所谓戏曲，如评《双环记》：“今增出妇翁及夫婿，串插可观，此是传奇法”。所谓传奇法亦即我们现在所说的虚构；评《霞笺记》：“死者生之，分者合之”，对历史事实稍加改动，但这并不违反真实。由此可见吕天成对利用传奇法这一虚构手法是给予充分肯定的。同时吕天成又主张虚构应该在一定法度内进行，这个法度就是“情”字，即合乎情理，虚构的人物和情节既不能违背生活的逻辑、也不能脱离剧情和人物性格的发展和需要。由于无名氏的《合镜记》违背了生活的逻辑，将一 很好的悲剧改为大团圆结局，遭到吕天成的批判，被说成是“作越公女，反觉不情”。

吕天成提倡戏曲故事情节奇而真、合乎情理，实际上已经很深刻地触及了现代文艺理论中的生活真实与艺术真实如何有机统一的问题，这是《曲品》一书中非常可贵的地方。

二、删繁就简，重点突出：

《曲品》对戏曲剧本的艺术结构非常重视，吕天成关于结构的论述虽然不如王骥德《曲律》中论述的那样全面和透彻，但他注意联系舞台演出的实际，这在当时是难能可贵的。例如，他认为汪廷讷的《三祝记》“摭事甚侈，而词富足，若演行，亦须一删”；他批评汤显祖的《紫箫记》“太曼衍”，不适合在场上搬演，“留此供清唱可耳”。他对传奇结构要求：（一）删繁就简，因为戏曲要搬上舞台，诉诸观众的视听，所以特别忌讳繁缛。吕天成强调传奇的结构要严谨、紧凑、简洁恰当。他称赞无名氏的《赤松记》“如许事而遣词不繁，亦得简法”；他对梁伯龙的《浣沙记》既肯定“罗织富丽，局面甚大”，又指出“第恨不能谨严，事迹多，必当一删”。这些评价都是非常中肯的。他本人的作品也非常简练。（二）主次分明，重点突出。吕天成在《曲品》上卷，谈到杂剧和传奇的区别时指出：“杂剧但摭一事颠末，其境促；传奇备述一人始终，其味长”。因此，安排人物和事件时要主次分明，重点突出。为了突出主要人物和事件，他强调一些重要场面、关键性的情节，不能马虎草率，要着重描写。如评《红拂记》：“私奔处未见激昂，吾友榭园生补北词一套，遂无憾”。至于那些与表现主题思想和揭示人物性格无关或关系不大的情节，以及游离于情节以外的人物，他主张删去，如张午山的《双烈记》演韩世忠和梁红玉抗金故事，他批道“前段梁国之母作梗，近套，亦无味，必当删去”；他称赞沈璟的《义侠记》：“激烈悲壮，具有英雄气色”，同时又批评它在人物安排上的不合理：“武松有妻，似赘；叶子盈添出，无关紧要；西门庆亦欠斗杀”。（三）曲折巧妙，前呼后应。戏曲作为一种视听艺术，是在矛盾冲突中穿插情节，刻画人物，因此情节更需要曲折巧妙，引人入胜。吕天成推崇汪廷讷的《彩舟记》，演江生和吴女，“舟中私合事，曲写有趣”。沈璟的《结发记》，他认为“情节曲折、便觉一新”；沈璟的《双珠记》的结构，他认为“串合最巧”；他尤其推崇《琵琶记》巧妙而自然的结果，说他“其词高绝处，在布景写情，色色逼真。串插甚合局级，苦乐相错，具见体裁”。吕天成强调情节和情节之间，要前后照应，合情合理，如叶宪祖的《鸾镜记》，剧中两次出现杜羔妻寄诗给丈夫的情节，吕天成认为“必作羔醉眠青楼之状，而后其妻‘醉眠何处’之句，猜来有情耳”。唐代进士题名后，可以遍阅诸妓，故前面安排杜羔醉眠青楼的情节，是符合当时情况的，只有这样，后面赵氏“醉眠何处”之诗，才“猜来有情”，有的放矢，前后呼应，合情合理。

三、本色当行，雅俗共赏

“本色”，“当行”在元明之际有多种解说，但吕天成觉得各家的解说并未将“本色”、“当行”解释清楚透彻：“第当行之手不多遇，本色之议未讲明”因此，他又作了进一步的阐述：

“当行兼论作法，本色只指填词。当行不在组织短钉学问，此中自有关节局段，一毫增损不得，若组织，正以蠹当行。本色不在摹剿家常语言，此中别有机神情趣，一毫妆点不来；若摹剿，正以蚀本色。今人不能融会此旨，传奇之派，遂判为二：一则工藻绩以拟当行，一则袭朴淡以充本色。甲鄙乙为寡文，此嗤彼为丧质，而不知果属当行，则句调必多本色矣；果具本色，则境态必是当行矣。今人窃其似相敌也，而吾则两收之。即不当行，其华可擷；即不本色，其质可风”（《曲品》上卷）

“本色”和“当行”虽然都是关于戏曲语言的概念，但二者既有联系，又有区别，不能混为一谈，因而戏曲创作既不能以“本色”代替“当行”，

也不能以“当行”代替“本色”，要两者兼而有之。既要符合戏曲创作的作法、关目、情节等方面的要求，还要显出天然本色，无雕琢痕迹，这样才能给观众以艺术美享受。

四、贵于创新，忌在落套

明代的剧坛，因袭落套的现象非常严重，吕天成对这种不良倾向非常厌恶，强调传奇创作贵在创新，一再要求戏曲创作要“事佳”、“事奇”。他认为只有新颖别致的作品才能吸引观众、具有感人的艺术魅力：“局境颇新”、“情景曲折，便觉一新”；而模仿抄袭的东西庸浅粗俗，他评论《玉鱼记》时说：“此记著意铺叙，甚长。但前半部模仿《琵琶记》，近套，可厌”；评论《合钗记》时说：“内《游月宫》一折，全抄《彩毫记》，可笑”。

吕天成不仅重视作品的创新，反对落套，而且对于那些勇于突破陈规，另辟蹊径的作家给予充分肯定。特别是他对汤显祖的态度值得后人敬佩。汤显祖和沈璟是代表两种不同创作风格的作家，汤显祖崇尚“才情”，而沈璟则注重“声韵”，两派各不相让。尽管吕天成是沈璟的弟子，但他并不持门户之见，在《曲品》中将两位都评为“上之上”，二人的作品都被评为“上上品”，对他们作了极高的评价：“予谓二公譬如狂、狷，天壤间有此两项人物。不有光禄、词型弗新，不有奉常、词髓孰抉？”他认为应该取长补短，互相结合：“倘能守词隐先生之矩矱，而运以清远道人之才情，岂非合之双美者乎”？

以上几方面并非是吕天成曲学理论的全部，细细地阅读《曲品》还可以发掘很多有价值的理论，此处不再累赘。吕天成但仅是这些，就足可见吕天成曲学理论造诣之深。之所以能取得了如此难能可贵的成就，是因为他没有像同时代的不少戏曲作家那样把戏曲创作作为文字游戏或茶余饭后的谈资，他认为戏曲创作是件很严肃的事情，应“合世情、关风化”。固然这主要是要求合乎封建伦理之情，关乎封建纲常之化，但他对那些不顾戏曲艺术的特点，一味教忠教孝的作品也是深为不满的，他认为沈龄的《龙泉记》“是道学先生的口气”，丘浚的《五伦全备记》“稍近腐”。他强调戏曲创作要“警俗”、“训俗”、“范俗”，因而评金怀玉的《香毬记》为“状败家子处，堪警俗”；评汪廷讷的《三祝记》为“范文正父子事、可以训俗”；评黄伯羽的《蛟虎记》为“周孝侯除三害事，甚奇，可以范俗”。这些都体现了吕天成非常重视戏曲对读者和观众的教育作用和审美价值，这也是《曲品》一书在曲学理论上造诣非凡的一个重要原因。

《曲品》自问世以来就广为流传，深受世人关注，因而版本很多。《传世名著百部》中所收《曲品》是以杨文莹丰华堂所藏乾隆辛亥（1791年）迦蝉杨志鸿抄本作为底本，并参照“清河本”暖红室刻本、吴梅校本等进行点校的，具有较高的准确度。读者阅读时还可以参照其他版本进行比较。

全文

曲品卷上 东海郁蓝生撰琅琊方诸生阅

自昔伶人传习，乐府递兴。夔段初翻，院本继出，金元创名杂剧，国初沿作传奇。杂剧北音，传奇南调。杂剧折惟四，唱惟一人；传奇折数多，唱必匀派。杂剧但摭一事颠末，其境促；传奇备述一人始终，其味长。无杂剧

则孰开传奇之门？非传奇则未 杂剧之趣也。传奇既盛，杂剧浸衰，北里之管弦播而不远，南方之鼓吹簇而弥喧。国初名流，曲识甚高，作手独异，造曲腔之名目，不下数百；定曲板之高下，不淆二三。乍见宁不骇疑，习久自当遵服。所谓规矩设矣，方圆因之。数其人，有大家、名家之别；按其帙，有极老、半旧之分。故赏其绝技，则描画世情，或悲或笑；存其古风，则凑泊常语，易晓易闻。有意架虚，不必与实事合；有意近俗，不必作绮丽观。不寻宫数调，而自解其韜；不就拍选声，而自鸣其籁。极质朴而不以为俚，极肤浅而不以为疏。商彝周鼎，古色照人；玄酒太羹，真味沁齿。先辈巨公，多能讽咏；吴下俳优，尤喜搬串。余虽不遵古而卑今，然必须溯源而得委，仿之《画史》，略加诠次，作《旧传奇品》。

古帙虽多，作者泯没，略举三四，以概其余。

东嘉高则诚，能作为圣，莫知乃神。特创调名，功同仓颉之造字；细编曲拍，技如后夔之典音。意在笔先，片语宛然代舌；情同境转，一段真堪断肠。化工之肖物无心，大冶之铸金有式。关风教特其粗耳，讽友人夫岂信然？勿伦于北剧之《西厢》，且压乎南声之《拜月》。

右神品

常州邵给谏，既属青琐名臣，乃习红牙曲学。词防近俚，局忌入酸。选声尽工，宜骚人之倾耳；采事尤正，亦嘉客所赏心。存之可师，学焉则套。

乌镇王雨舟，人以曲称，曲缘事重。颇知炼局之法，半寂半喧；更通琢句之方，或庄或逸。我钦高手，世想令名。

右妙品

沈练川名重五陵，才倾万斛。纪游适则逸趣寄于山水，表勋猷则雄心畅于于戈。元老解颐而进卮，词豪 指而搁笔。

武康姚静山，仅存一帙，惟睹《双忠》。笔能写义烈之肺肠，词亦达事情之悲愤。求人于古，足重于今。

右能品

李开先铨部贵人，葵邱隐吏。熟眷北曲，悲传塞下之吹；间著南词，生扭吴中之拍。才原敏赡，写冤愤而如生；志亦飞扬，赋逋囚而自畅。此词坛之雄将，曲部之异才。

沈寿卿蔚矣名流，确乎老学。语或嫌于凑插，事每近于迂拘。然吴优多肯演，吾辈亦不厌弃。

邱琼山大老虽尊，鸿儒近腐。闲情赋罢，元亮原是趣人；双文句删，微之且为簿幸。乍辞幄讲，亟谱家词。造捏不新，知老笔之已钝；主张颇大，庶未俗之可风。

右具品

博观传奇，近时为盛。大江左右，骚雅沸腾；吴浙之间，风流掩映。第

当行之手不多遇，本色之义未讲明。当行兼论作法，本色只指填词。当行不在组织短订学问，此中自有关节局段，一毫增损不得；若组织正以蠹当行。本色不在摹剿家常语言，此中别有机神情趣，一毫妆点不来；若摹剿正以蚀本色。今人不能融会此旨，传奇之派，遂判而为二：一则工藻绩以拟当行；一则袭朴淡以充本色。甲鄙乙为寡文，此嗤彼为丧质。而不知果属当行，则句调必多本色矣；果具本色，则境态必是当行矣。今之窃其似而相敌也，而吾则两收之。即不当行，其华可擷；即不本色，其质可风。进而有宫调之学，类以相从，声中缓急之节；纷以错出，词多礲戾之音。难欺师旷之聪，莫招公瑾之顾。按谱取给，故自无难；逐套注明，方为有绪。又进而有音韵平仄之学，句必一韵而始协，声必迭置而后谐。响落梁尘，歌翻扇底。昧者不少，解者渐多。又进而有八声阴阳之学，吹以天籁，协乎元声，律吕所以相宣，神人用以允翕。抑扬高下，发调俱圆；清浊宫商，辨音最妙。此韵学之缺典，曲部之秘传，柳城启其端，方诸阐其教。必究斯义，厥道乃精；考之今人，褒如充耳。《广陵散》已落人间，《霓裳曲》重翻天上。后有作者，不易吾言矣。嗟乎！才豪如雨，持论不得太苛；佳曲如林，抡收何忍过隘？僭分九等，开列左方。人吾品者，可诩流传；轶吾品者，自惭腐秽。作《新传奇品》。

沈璟 宁庵 吴江人

汤显祖 海若 临川人

右二人，上之上。

沈光禄金张世裔，王谢家风，生长三吴歌舞之乡，沉酣胜国管弦之籍。妙解音律，兄妹每共登场；雅好词章，僧妓时招佐酒。束发入朝而忠鯁，壮年解组而孤高。卜业郊居，遁名词隐。嗟曲流之泛滥，表音韵以立防；痛词法之蓁芜，订全谱以辟路。红牙馆内，誉套数者百十章；属玉堂中，演传奇者十七种。顾盼而烟云满座，咳唾而珠玉在毫。运斤成风，乐府之匠石；游刃余地，词部之庖丁。此道赖以中兴，吾党甘居北面。

汤奉常绝代奇才，冠世博学。周旋狂社，坎坷宦途。雷阳之谪初还，彭泽之腰乍折。情痴一种，固属天生；才思万端，似挟灵气。搜奇《八索》，字抽鬼泣之文；摘艳六朝，句叠花翻之韵。红泉秘馆，春风檀板敲金；玉茗华堂，夜月湘帘飘馥。丽藻凭巧肠而浚发，幽情逐彩笔以纷飞。遽然破噩梦于仙禅，皤矣销尘情于酒色。熟拈元剧，故琢调之妍俏赏心；妙选佳题，故赋景之新奇悦目。不事刁斗，飞将军之用兵；乱坠天花，老生公之说法。信非学力所及，自是天资不凡。

此二公者，懒作一代之诗豪，竟成千秋之词匠，盖震泽所涵秀而彭蠡所毓精者也。吾友方诸生曰：“松陵具词法而让词致，临川妙词情而越词检。”善夫，可为定品矣！乃光禄尝曰：“宁律协而词不工，读之不成句，而讴之始协，是为曲中之巧。”奉常闻而非之，曰：“彼乌知曲意哉！予意所至，不妨拗折天下人嗓子。”此可以睹两贤之志趣矣。予谓二公譬如狂狷，天壤间应有此两项人物。不有光禄，词研弗新；不有奉常，词髓孰抉？尚能守词隐先生之矩矱，而运以清远道人之才情，岂非合之双美者乎？而吾犹未见其人，东南风雅蔚然，予且旦暮遇之矣。予之首沈而次汤者，挽时之念方殷，悦耳之教宁缓也。略具后先，初无轩轻。允为上之上。

陆采 天池 江都人

张凤翼 灵墟 长洲人

顾大典 道行 吴江人

梁辰鱼	伯龙	昆山人
郑若庸	虚舟	
梅鼎祚	禹金	宣城人
卜世臣	大荒	秀水人
叶宪祖	桐柏	余姚人
单本	槎仙	会稽人

右九人上之中

天池湖海才豪，烟霞仙品。壮托元龙之傲，老同正平之狂。著书而问字旗亭，度曲而振声林木。

灵墟烈肠慕侠，雅志采真。汪洋挹叔度之波，轩爽惊孟公之座；稽古搜奇于洞壑，养亲绝意于公车。

衡宇俊度独超，逸才早贵，菁华挽元白之艳，潇洒挟苏黄之风。曲房姬侍如云，清阁宫商和雪。

伯龙负薪吴市，储史仇池。相如之病茂陵，王粲之客荆楚。丽调喧传于白苧，新歌纷咏于青楼。

虚舟落拓襟期，飘飘踪迹。侯生为上座之客，郗郎乃入幕之宾。买赋可索千金，换酒须酣一石。

禹金名家隼胄，乐苑鸿裁。贡京同贾谊之入秦，作客似陆机之游洛。著述不遗鬼妓，交游几遍公卿。

大荒博雅名儒，端醇古士。张衡之精巧绝世，荀爽之俊美无双。耿奇蕴为国珍，按律蔚称词匠。

桐柏南宫妙选，东海英流。曼倩倜傥而陆沉，季子揣摩而脱颖。掀髯共推咳唾，折齿不废啸歌。

槎仙慧黠陈言，巧抒新识。淳于饮一石而后醉，靖郭闻三言而见奇。诙谐可以佐欢，警敏尤能排难。

此九君者，或为山人先达，或为先辈诸生。绮思灵心，各擅风流之致；寄惊赋感，共标游戏之奇。如张，如郑，尤所服膺；如卜，如叶，素相友善。允为上之中。

屠隆	赤水	鄞县人
汪廷讷	昌朝	新安人
龙膺	朱陵	武陵人
郑之文	豹先	南城人
陈所闻	藎卿	秣陵人
余翘	聿云	池州人
冯耳犹	吴县人	

爽鸠文孙

阳初子

右九人上之下

屠仪部逸才慢世，藻句惊时。太白以狂去官，子瞻以才蜚誉。偃恣于妾姬之队，骄酣于仙佛之宗。

汪槎使家世仁贤，才华宏丽。陶朱散金而甘遁，向平游岳而怀仙。松萝之坐隐名高，槐棘之宦游趣远。

龙宪副佛根无染，仙骨不羈。文渊著绩于烽烟，长源陶情于签轴。雅韵炊金饌玉，新裁绣口锦心。

郑工部月露才华，风流性格。少陵蜚英于粉署，摩诘标趣于京曹。似具一片烈肠，雅负千秋侠骨。

陈茂才文藻菁葱，词源鬻沸。桃叶渡头之渔父，孙楚楼上之酒人。卜居奇迹于凤凰，玩世联交于萝月。

此数君者，艺苑之名公，词场之俊士。即此小技，足征大才。允为上之下。

戴子鲁 金蟾 永嘉人

车任远 柅斋 上虞人

顾希雍 懋仁 昆山人

顾仲雍 懋俭 昆山人

祝长生 金粟

文九玄 赤城

濮草堂 嘉兴人

苏汉英 闽人

右七人中之上戴则绰有雅致，宫韵独谳。车则蔚有才情，结撰亦富。二顾，盖文士而抱坎 之悲，书生而具英雄之概者。文不知其行藏，亦是流丽之才，工美之笔。濮叟编掇甚巧，吟咏颇饶，放于葛天、无怀，解乎《南华》、《道德》。苏生逸才，仅窥斑豹。此七君者，俱非凡俗。允为中之上。

沈 鲸 涅川

黄伯羽 钓叟 上海人

陆 弼 无从 江都人

谢 说 海门 上虞人

秦鸣雷 华峰 天台人

谢廷谅 九紫 湖广人

陈与郊 禺阳 海宁人

陈汝元 太乙 会稽人

张太和 屏山 钱塘人

许 潮 时泉 靖州人

钱直之 海屋 会稽人

章大纶 金庭 钱塘人

右十二人，中之中。

涅川、钓叟，一长于炼境，一妙于选题。无从，诗酒之豪；海门，高旷之吏。华峰，以状元而乐归隐；九紫，以郎署而赋薄游。禺阳给谏，富而好文；太乙知州，才而嗜古。屏山才华颇 ，时泉组织尽工。直之博雅宿儒，金庭倜傥名士。此十二君者，观其词学，俱铮铮者矣。允为中之中。

高 濂 瑞 南 钱塘人

朱濂滨 昆山人

程文修 仲 先 仁和人

全无垢 道 遥 鄞县人

吴世美 叔 华 乌程人

陈济之 无锡人

杨柔胜 新 吾 武进人

张午山 秣陵人

卢鹤江 无锡人

庚生子 杭州人

两宜居士

以上十一人，中之下。

高瑞南才誉腾于仕籍，吴叔华逸藻出于世家。其余诸贤，不悉其人，但观词采，悬想才情，亦皆有学有识，可咏可歌。允为中之下。

汤家霖 瑞南 钱塘人

王鋈 剑池 钱塘人

秋阁居士

王恒 伯贞

端鳌 平川

鹿阳外史

朱鼎 永怀 崑山人

吴鹏 图南 宜兴人

吴大震 长孺 徽州人

张从德 同谷

王玉峰

杨夷白 钱塘人

李阳春 兰宾 永嘉人

黄惟楫 说仲 台州人

右十四人，下之上

剑池校曲功多，久沉酣于音藏。永怀谈词侣盛，方鼓吹于骚坛。长孺文士之豪，寄牢骚于客舫；说仲尚书之裔，推爽俊于侯家。余人亦自斐然，各帙有足取者。允为下之上。

心一子 杭州人

顾怀琳 云间人

涵阳子 东嘉人

泰华山主人

月榭主人

陆江楼

朱期 万山 上虞人

李玉田 汀州人

杨文炯 星水 馮姚人

张濂滨 溧阳人

赵于礼 心云 上虞人

邹逢时 胜门 馮姚人

以上十二人，下之中

别号莫稽，诸人未识。朱乃世家令子，终困志于卑官。杨亦宦族清流，犹钓奇于髦士。赵以宿儒而游翰墨。邹以野客而习声歌。各有片长，共宜拔录。允为下之中。

江宗姬 肇郃 徽州人

沈祚 希福 溧阳人

冯之可 易亭 彭泽人

谢天瑞 思山 杭州人

黄廷俸
胡文焕 全庵 杭州人
邱瑞梧
龙渠翁
朱从龙 春霖 句容人
金怀玉 会稽人

以上十人，下之下。

汪为新安素封之胤，游太学而结契公卿。金乃稽山学究之翁，弃青衿而陶情诗酒。其余诸子，俱所未知。吾闻瓦缶之音，难与黄钟比韵；林石之卉，讵堪金谷争奇？然细响适聪，野葩悦目。征歌按拍，觉鸡肋之难捐；藏垢纳污，岂润毛之不荐！允为下之下。

不作传奇而作南剧者

徐渭 天池 山阴人
汪道昆 南溟 歙县人

以上二人，俱上品。

徐山人玩世诗仙，惊群酒侠。所著《四声猿》，佳境自足擅场，妙词每令击节。汪司马一代巨公，千秋文伯。所著《大雅乐府》，清新俊逸之音，调笑诙谐之致。虽俱染指于斯道，未肯争雄于个中。然片晌味存，一斑文见。允为上品。

不作传奇而作散曲者

周宪王 诚斋
陈铎 秋碧 南京人
王九思 渼陂 鄠县人
康海 德涵 武功人
杨慎 升庵 新都人
常伦 楼居 沁水人
顾梦圭 雍里 昆山人
唐寅 六如 吴县人
祝允明 枝山 长洲人
刘龙田 山东人
金銮 白屿 应天人
李日华 吴县人
虞竹西 昆山人
沈仕 青门 仁和人
张文台 直隶人
周秋汀 直隶人
陆之裘 南门 太仓人
陶陶区 直隶人
冯惟敏 海浮 临朐人
王世贞 凤洲 太仓人
秦时雍 复庵 亳州人
吴钦 武进人
殷都 无美 嘉定人
沈瓚 定庵 吴江人

袁中道 小修 公安人

以上二十五人，俱上品

周宪王色天散圣，乐国飞仙。胤出天潢，才分月露。陈秋碧越音嘹亮，王泮陂秦韵铿锵。康翰林绝技矜狂，杨状元异才甘放。常楼居艺林撷藻，顾雍里名族标英。唐解元巧擅解衣，祝山人神凝洒翰。刘龙田风来东鲁，金白屿响振江东。李日华斗胆翻词，虞竹西柔肠度曲。沈野翁丹青入道，张隐君浮白采真。周家郎顾误名高，陆氏子闻奇誉美。陶先生玄襟潇洒，冯侍御绮笔鲜妍。王司寇当代宗工，秦大夫中原儒雅。吴居士会心丝竹，殷部郎触目琳球。沈佺宪清望斗山，袁孝廉逸才月露。盖诸公多浚文章之派，并扬词曲之波。歌套数，洋洋盈耳之欢；唱小令，呜呜会心之妙。篇章应不朽，姓字必兼存。允为上品。

曲品卷下 东海郁蓝生撰琅琊方诸生阅

传奇品定，颇费筹量，逐帙置评，不无褒贬。盖总出一人之手，时有工拙；统观一帙之中，间有短长。故律以一法，则吐弃者多；收以歧途，则阑入者杂。其难其慎，此道亦然。我舅祖孙司马公谓予曰：“凡南戏，第一要事佳；第二要关目好；第三要搬出来好；第四要按宫调，协音律；第五要使人易晓；第六要词采；第七要善敷衍，淡处作得浓，闲处作得热闹；第八要各脚色分得匀妥；第九要脱套；第十要合世情，关风化。持此十要，以衡传奇，靡不当矣。”第今作者辈起，能无集乎大成？十得六七者，便为玃璧；十得三四者，亦称翘楚；十得一二者，即非砒砢。具只眼者，试共评之。括其门类，大约有六：一曰忠孝，一曰节义，一曰仙佛，一曰功名，一曰豪侠，一曰风情。元剧之门类甚多，而南戏止此矣。

旧传奇作者姓名多不可考，今合入四品，不复分别。

神品一

琵琶

高则诚 明永嘉人

蔡邕之托名无论已。其词之高绝处，在布景写情，色色逼真，有运斤成风之妙。串插甚合局段，苦乐相错，具见体裁。可师可法，而不必议者也。词隐先生尝谓予曰：“东嘉妙处，全在调中平、上、去声字用得变化，唱来和协。至于调之不伦，韵之太杂，则彼已自言，不必寻数矣。”万吻共褒，允宜首列。

神品二

拜月

云此记出施君美笔，亦无的据。元人词手，制为南词，天然本色之句，往往见宝，遂开临川玉茗之派。何元朗绝赏之，以为愈于《琵琶》，而《谈词定论》则谓次之而已。

妙品一

荆钗

以真切之调，写真切之情，情文相生，最不易及。词隐先生称其能守韵。然则今本有失韵者，盖誉录之讹耳。直当仰配《琵琶》而鼎峙《拜月》者乎！

妙品二

牧羊

元马致远有剧。此词亦古质可喜，令人想见子卿之节。吴优演之，最可观。

妙品三

香囊

词工白整，尽填学问。此派从《琵琶》来，是前辈中最佳传奇也。毘陵邵给谏所作，佚其名。

妙品四

孤儿

事佳，搬演亦可。但其词太质，每欲如《杀狗》一校正之，而棘于手，姑存其古色而已。即以赵武为岸贾子，韩厥自刎，正是戏局。近有徐叔回所改《八义》，与传稍合，然未佳。予意依古传，韩厥立孤，席间出赵武遍拜诸将，岂不真奇！

妙品五

金印

季子事，佳。写世态炎凉曲尽，真足令人感激，近俚处俱见古态。今有插入张仪而改名《纵横》者，稍失其旧矣。

妙品六

连环

王雨舟作乌镇人词多佳句，事亦可喜。元有《夺戟》剧，亦妙。

妙品七

玉环

此括元《两世姻缘》剧，而于事多误。想作者有憾乎外家耳。陈禺阳作《鹦鹉洲记》，方是实录。

能品一

白兔

词极古质，味亦恬然，古色可挹。世称《蔡》、《荆》、《刘》、《杀》，又云《荆》、《刘》、《拜》、《杀》。虽不敢望《蔡》、《荆》，然断非今人所能作。

能品二

杀狗

事俚词质。旧存恶本，予为校正。词多可味，此等直写，事透彻，正不落恶腐境，所以为佳。

能品三

教子

古本尽佳，今已两改。真情苦境，亦尽可观。

能品四

彩楼

作手平平，稍入酸境，且事全不核实。古人好诙谐如此，然亦古质足取。吕文穆曾居龙门山寺，为僧所敬礼，何必以王氏纱笼之诗强诬之也？

能品五

四节

沈练川作

清倩之笔，但传景多属牵强，置晋于唐后，亦嫌颠倒。沈作此以寿镇江杨邃庵相公者。初出时甚奇，但作得不浓，只略点大概耳，故久之觉意味不长。一记分四截，是此始。

能品六

千金

沈练川作

韩信事，佳。写得豪畅。内插用北剧。但事业有余，闺闼处太寥落。且旦是增出，只入虞姬、漂母，亦何不可？

能品七

还带

沈练川作

裴晋公事，佳。铺叙详备。但周女何苦作嫠妇缠扰人家，当作闺女。周叟出狱，送女谢裴，而裴不纳。女竟不嫁，后陪夫人入京，年且长矣，夫人苦劝裴留之，而生幼子诩，为宣宗朝学士，则各有结局。

能品八

金丸

元有《抱妆盒》剧。此词出在成化年，曾感动宫闱。内有佳处可观。

能品九

精忠

此武穆事。词简净。演此令人愤裂。予尝欲作一剧，不受金牌之召，而直抵黄龙府，擒兀术，近二帝，归而奏桧罪正法，亦大快事也。

能品十

双忠

姚静山作茂良，武康人。此张、许事，境惨情悲，词亦充畅。其调有采入谱者。

能品十一

断发

事重节烈，词亦佳，非草草者。且多能守韵，尤不易得。

具品一

宝剑

李开先作章丘人

李公作此记，谓弇州曰：“何似《琵琶》？”弇州答曰：“但当令吴下老曲师讴之乃可。”此公熟于北剧，传林冲事亦有佳处，内自撰曲调名亦奇。

具品二

银瓶

事亦俚琐，而吴优盛演之。内〔二犯江儿水〕作南调最是，可以正今曲之误矣。郑清之与史弥远登阁言易储事，且训理宗于潜邸有功，此事宜入。

具品三

娇红

沈寿卿作

此传虞伯生所作，而沈翁传以曲，词意俱可观。以申、娇之不终合也而合之，诚快人意。第本传中有娇之妒红，红之讪娇，生之惑鬼，娇之远别，种种情态，未经描写，殊未快意，安得清远道人传此，以极其情之必至乎？

具品四三元沈寿卿作冯商还妾一事，尽有致。近插入三事，改为《四德》，失其故矣。

具品五

龙泉

沈寿卿作情节正大，而局不紧，是道学先生口气。

具品六

投笔

调平常，多不叶，但以事佳而传耳。旦亦系增出，何不只用曹大家？与任尚争尤无谓。

具品七

举鼎

事真，调俚，亦见古态。

具品八

罗囊

此记出在正德末年，高汉卿忠孝事亦可观。内〔梁州序〕“春光如海”一套，歌者盛传之。

具品九

五伦

邱文庄公作大老巨笔，稍近腐。内《送行》“步蹶云霄”曲，歌者习之。或谓此记以盖《钟情丽集》之愆耳。新传奇每一人以所作先后为次，非有所甲乙也。

沈宁庵所著传奇十七本

红蕖

著意铸裁，曲白工美。郑德璘事固奇，无端巧合，结撰更异。先生自谓：字雕句镂，止供案头耳。此一变矣。

埋剑

郭飞卿事奇。描写交情，悲歌慷慨。此事郑虚舟采入《大节记》矣。《大节》则以吴永固为生。

十孝

有关风化，每事三折，似剧体，此是先生创之。末段徐庶返汉，曹操被擒，大快人意。

分钱

全效《琵琶》，神色逼似。第广文不能有其妾，事情近酸，然苦境可玩。

双鱼

书生坎坷之状，令人惨动。杂取符郎事，《荐福碑》剧中北调尤佳。

合衫

苦楚境界，大约杂摹古传奇。此乃元人《公孙合汗衫》事，曲极简质，先生最得意作也，第不新人耳目耳。余特为先生梓行于世。

义侠

激烈悲壮，具英雄气色。但武松有妻，似赘。叶子盈添出，无紧要。西门庆亦欠斗杀。先生屡贻书于予，云：“此非盛世事，秘勿传。”乃半野商君得本，已梓，优人竞演之矣。

鸳鸯

闻有是事，局境颇新。妻之掠于忭也，章台柳矣。含讥无所不可。吾友桐柏生有《凤》、《钗》二剧，亦取此。

桃符

即《后庭花》剧而敷衍之者，宛有情致，时所盛传。闻旧亦有南戏，今不存。

分柑

男色无佳曲。此本谑态叠出，可喜。第情境犹未彻，不若谱董贤更善也。

四异

旧传吴下有嫂奸姑事，今演之，快然。净、丑用苏人乡语，亦足笑也。

凿井

事奇，凑泊更好。通本曲腔名，俱用古城名串合者，此先生逞技处也。

珠串

崔郊狎一青衣，赋“侯门如海”诗，事足传。写出有境，第其妻磨折处，不脱套耳。

奇节

正史中忠孝事，宜传。一帙分两卷，此变体也。

结发

是予作传，致先生而谱之者。情景曲折，便觉一新。

坠钗

兴娘、庆娘事，甚奇。又与贾云华、张倩女异。先生自逊，谓“不能作情语”，乃此情语何婉切也！

博笑

体与《十孝》类。杂取《耳谈》中事谱之，多令人绝倒。先生游戏，至此神化极矣。

汤海若所著传奇五本

紫箫

琢调鲜华，链白骈丽。向传先生作酒、色、财、气四记，有所讽刺，是非顿起，作此以掩之，仅半本而罢。觉太曼衍，留此供清唱可耳。

紫钗

仍《紫箫》者不多，然犹带靡缛。描写闺妇怨夫之情，备极娇苦，直堪下泪，真绝技也。

还魂

杜丽娘事，果奇。而著意发挥怀春慕色之情，惊心动魄。且巧妙叠出，无境不新，真堪千古矣。

南柯梦

酒色武夫，乃从梦境证佛，此先生妙旨也。眼阔手高，字句超秀。方诸生极赏其登城北词，不减王、郑，良然，良然！

邯郸梦

穷士得意，兴尽可仙。先生提醒普天下措大，功德不浅。即梦中苦乐之致，犹令观者神摇，莫能自主。

以上俱上上品。

陆天池所著传奇二本

明珠

无双事奇。此系天池之兄给谏陆燮具草，而天池踵成之者。抒写处有境有情，但音律多不叶，或是此老未精解处。乃其布局运思，是词坛一大将也。

西厢

天池恨日华翻改，故猛然自为握管，直期与王实甫为敌。其间俊语不乏。常自诩曰：“天与丹青手，画出人间万种情。”岂不然哉？愿令优人亟演之。

张灵墟所著传奇七本

红拂

此年少时笔也。侠气辟易，作法撇脱，不粘滞。第私奔处未见激昂，吾友榭园生补北词一套，遂无憾。乐昌一段，尚觉牵合。娘子军亦奇，何不插入？

祝发

伯起以之寿母，境趣凄楚逼真。布置安插，段段恰好，柳城称为七传之最。但事情非人所乐谈耳。

窃符

选事极佳。窃符乃通本吃紧处，觉草草。榭园生补南北词一大套，意趣顿。

虎符

前半真，后半假，不得不尔。女侠如此，固当传。

灌园

有风致而不蔓，节侠具在。彼上虞赵生作《溉园》，远不逮矣。

扈戍

此伯起得意作。百里奚之母，蛇足耳。张太和亦有记，别一体裁，而多剽袭。

平播

伯起衰年倦笔，粗具事情，太觉单薄。似必受债帅金钱，聊塞白云尔。顾道行所著传奇四本

青衫

元、白好题目，点缀大概亦了了，仿佛《四节记》。

葛衣

此有为而作，感慨交情，令人呜咽。妇人入庵似落套，然无可奈何。

义乳

李善事出《后汉书》，事真，故奇。且以之讽人奴，自不可少。

风教编

一记分四段，仿《四节》体，趣味不长，然取其范世。

梁伯龙所著传奇一本

浣纱

罗织富丽，局面甚大，第恨不能谨严。事迹多，必当一删耳。中有可议处。他作有《红线》剧及《江东白苧》散词，俱佳。

郑虚舟所著传奇二本

玉玦

曲雅工丽，可咏可歌，开后人骈绮之派。每折一调，每调一韵，尤为先获我心。

大节

工雅不减《玉玦》。孝子事业有古曲，仁人事今有《五福》，义士事今有《埋剑》矣。

梅禹金所著传奇一本

玉合

许俊还玉，诚节侠丈夫事，不可不传。词调组诗而成，从《玉玦》派来，大有色泽。伯龙赏之。恨不守音韵耳。《金鱼记》当退三舍。又曾著《玉导》，家君谓之曰：“符郎事已引入《双鱼》。”遂止。

卜大荒所著传奇二本

冬青

悲愤激烈，谁谓腐儒酸也？音律精工，情景真切。吾友张望侯云：“携李屠宪副于中秋夕，率家乐于虎邱千人石上演此，观者万人，多泣下者。”吾友方诸生曰：“大为义士吐气。但当时瘞骸事，皆吾邑王监簿名英孙号修竹者为之。盖王系国戚，又世家也。挺身以前，虑事泄罹祸。又唐玉潜、林景熙、谢皋羽、郑朴翁诸人，皆王门下馆客。遂捐重赏，募里中人，挟二士经纪其事。王固自讳，人遂讹传。今已渐白。杂见王家乘及元张丁、孔希普、赵子常所跋谢皋羽《冬青树引》，及季长沙《辨义录》。近张太史修《会稽新志》中，载唐、林四绝句诗，乃王修竹倡之，而诸君属和者。王诗极慷慨淋漓，可为堕泪。王亦才士，有《修竹集》，林有《霁山集》，其中倡和诸篇，皆大略可见。不然，林一羁旅客，唐一穷学究，非有力者为执太阿，安所得措其手于逆髯烈焰之中，而保冬青卒无恙耶？”惜不饶惠卜君，一洗发之也。

乞糜

发挥小杜之狂，恣情酒色，令人顿作游冶想。吾友方诸生曰：“其辞骈藻炼琢，摹方应圆，终卷无上去叠声，直是竿头撒手，苦心哉！”小杜风流楚楚，其钟情髻女，注目紫云，故豪士本色。每读“两行红粉”及“绿叶成荫”之句，辄为柔肠欲绝。今记中乃两全之，良是快事。又牛奇章镇维扬，每夕令街卒卫杜书记夜游，报帖盈筐，其怜才缱绻，可令千古英雄雪涕！今横罹粉墨，毋乃冤乎？宴分司御史者是李聪，记中作李听，恐是刻本之误，更须查定耳。

叶桐柏所著传奇五本

玉麟

三苏事，旧有《麟凤记》，极俚。美度初为删定，遂尽易其旧。词致秀爽，尤宜喜筵。

双卿

本传虽俗而事奇，予极赏之。贻书促美度，度以新声，浹日而成。景趣新逸，且守韵甚严，当是词隐高足。

鸾镜

杜羔妻《寄外》二绝，甚有致。曲中颇具愤激。唐时进士题名后，可以遍阅诸妓。必作羔醉青楼之状，而后其妻“醉眠何处”之句，猜来有情耳。插合鱼玄机事，亦具风情之一班。温飞卿貌最陋，何多幸也！

四艳

选胜地，按佳节，赏名花，取珍物，而分扮丽人，可谓极情场之致矣。词调俊逸，姿态横生。密约幽情，宛宛如见，却令老颠复发耳。

金锁

元有《窦娥冤》杂剧，境最苦。美度故向凄楚中写出，便足断肠，然吾不乐观之矣。

单槎仙所著传奇一本

蕉帕

传龙生遇孤事。此系撰出，而情节局段能于旧处翻新，板处作活，真擅巧思而新人耳目者。演行甚广，予尝作序褒美之。

以上俱上中品

屠赤水所著传奇三本

昙花

赤水以宋西宁侯黼戏事败官，故托木西来以颂之，意犹感宋德。或曰：“卢杞即指吴县相公，孟豕韦即指纠之者。”才人丧检亦常事，何必有恚耶？其词华美充畅说世情极醒，但律以传奇局则漫衍乏节奏耳。

彩毫

此赤水自况也。词采秀爽，较《昙花》为简洁。

修文

赤水晚年好仙，为黠者所弄，文人入魔，信以为实。然遂以一家夫妇子女托名演之，以穷其幻妄之趣，其词固足采也。

汪昌朝所著传奇十四本

此外有小剧八种：《刘婆惜画舫寻梅》，《钟离令捐奁嫁婢》，《韦将军闻歌纳妓》，《东郭氏中山救狼》，《薛季昌石室悟棋》，《黄善聪诡男为客》，《绍兴府同僚认父》，《叶孝女报仇归释》。

长生

昌朝奉仙，遂为纯阳阐发，甚畅。第繁缛处似《昙花》，予拟一删，未敢捉笔。

投桃

潘用中事见小说，予初欲谱之。今观此记，甚有情趣，佳句可讽，且精守韵律，尤为可喜。

种玉

吾越金叟撰《摘星记》，即霍仲孺父子事。此记略具幽情，兼扬将相之业，而出以葩藻，胜《摘星》多矣。

三祝

范文正父子事，可以训俗。此记摭事甚侈，而词尽富足。若演行亦须一删。

狮吼

惧内从无南戏，汪初制一剧，以讽粉榆，旋演为全本。备极丑态，堪捧腹。末段悔悟，可以风笄帙中矣。

二阁

予曾为《双阁画扇记》，即此朱生事也，不意君亦为之。予杂取纨袴子半入之，此则惟咏梅雪，更觉条畅。

威凤

此阅墙之变，当与《双雄》叔虐侄者并传。

彩舟

舟中私合事，曲写有趣，与《香球》稍相类，盖昔原有此事耳。

义烈

此以张俭为生，备写陈、窦之厄。党锢之祸，读之令人且悲且恨。

飞鱼

金三以病弃之，身获八筐，而重与妻遇，事奇。至结义、散金、破贼，读之令人气壮。汤海若为之序。

忠孝完节

村夫巷妇无不艳谈包龙图，以《龙图公案》所载忠孝事，最能动俗也。

昌朝抬掇其关系之大者，演为斯记。虽未必尽核，颇足维风。

重订天书

孙、庞事，原有杂剧，今演之始，词采较初行本更觉工雅有致。

高士

此记必有托。插入海阁黎一事亦新。音律大有可商处。

同升

昌朝自写其林居之乐耳，令人有天际真人之想。

龙朱陵所著传奇一本

蓝桥

龙公才甚敏而绮。具草时以稿示家君，云：“为母寿也。”词白极琢丽。吾邑杨生《玉杵》，何足挂齿哉！

郑豹先所著传奇三本

白练裙

风流调笑，真戏笔也。不必以传奇体绳之。

旗亭

董元卿遇侠事佳，曲多豪爽。汤海若为之序。

芍药

卢储文为妻所赏，闺阁人具只眼，可敬可羨。郑公恨不遇耳。词多俊语，汤海若甚赏之。

陈荃卿所著传奇四本

此外，散曲有《萝月轩乐府》、《濠上斋乐府》、《吴越游草》，可剧有《王子晋缙岭吹笙》、《孙子荆枕流漱石》、《周子冲易须拜相》、《徐髯仙南巡应制》。

金门大隐

萝月道人诸传，严守松陵之法程，而布局摘词尽脱俗套，予心赏之。

相仙

神童代不乏人，而树相业、登仙筭者少，邺侯兼之。

金刀

慕容超流离困厄，幸赘贤媛，终归故国。以刀还阿母，具见英雄之概。

诗扇

木生拾扇而得佳偶，其事固奇。海上遇仙，玉壶起死，尤出人意想之外。

余聿云所著传奇二本

此外有《锁骨菩萨》剧

赐环

往余见《丹铅录》，载华生事，意甚悲之。今此记描写权佞奸态、丑态毕尽，不减《鸣凤》、《鸾笔》二记。真才士也。此犹似未习音律时。

量江

樊若水事，奇。全守韵律，而词调俱工，一胜百矣。

冯耳犹所著传奇一本

双雄

闻姑苏有此事。此记似为其人泄愤耳。事虽卑琐，而能恪守词隐先生功令，亦持教之杰也。

爽鸠文孙所著传奇二本

题塔

梁灏事曲写晚成志节，亦足裁少年豪举之气。俗演望仙楼一事，不足观。

霄光

传卫青事佳，不尚主则反入腐境矣。铁勒奴不知何指。

阳初子所作传奇一本

红梨花

元人有《三错认》剧，此稍衍之，词亦秀美。以上俱上下品

戴金蟾所著传奇二本

青莲

纪太白事，简净而当，不人妻子，甚脱洒。《彩毫》虽词藻较胜，而节奏合拍，此为擅场，派从《玉玦》来。音律工密，尤可喜。

鞞鞞

事鄙俚，而以秀调发之，迥然绝尘。似为贾人子解嘲者。

车柅斋所著传奇二本

四梦

《高唐梦》亦具小境。《邯郸》、《南柯》二梦多工语，自汤海若二记出，而此觉寥寥。《蕉鹿梦》甚有奇幻意，可喜。

弹铗

车君自况，情词俱佳。方诸生以其少天趣短之。杭人谢天瑞有《狐裘记》，以孟尝君为生，然甚猥琐，不及此。

顾懋仁所著传奇一本

五鼎

主父偃恩仇分明，写出最肖，旦不与生对，甚新。第《五鼎》欠发挥，徒寄之一言耳。

顾懋俭所著传奇一本

椒觞

陈亮事真，此君似有感而作。梁伯龙极赏之。固是甚有学问者。

祝金粟所著传奇一本

红叶

韩夫人事，千古奇之。此记状之得情，且能守韵，可谓空谷足音。吾友玉阳生有《题红记》，远胜之。然正不必一律论也。

文赤城所著传奇一本

天函

先先子即无如翁汪鹺使也。此记摘自《坐隐先生纪年传》中，晚遇至人，片语顿悟。先先选举一段，事甚奇，模甚真。曲白双美，何妨杂集。

濮草堂所著传奇一本

锦笺

此记炼局遣词，机锋甚迅，巧警会心。向云经诸名士而成，今乃知螺冠独擅其美。

苏汉英所著传奇一本

梦境

此传洞宾事，比《长生》简净，而笔亦俏，颇得清远、豹先之致。以上俱中上品

沈涅川所著传奇四本

双珠

王楫事真，第后半回生及子得第，补出耳。情节极苦，串合最巧，观之惨然。

分鞋

程君事，载《辍耕录》。女子贤哉！此记写之甚。

蛟绡

此二本或云非涅川作，未查。魏必简事似有之。情景亦苦切。卧草中而相士至，幸以解难，亦新。

青琐

古有《怀香记》不存。贾午事不减文君，此记状之，甚婉曲有境。

黄伯羽所著传奇一本

蛟虎

周孝侯除三害事，甚奇，可以范俗。词亦近人。

陆无从所著传奇一本

存孤

李文姬、王成事，甚奇。词亦雅，且有风致，但稍浅略，未做得畅耳。其序似天池旧有撰而无从续之者。

谢海门所著传奇一本

四喜

二宋事佳，词亦工美。上虞有曲派，此公最高。

秦华峰所著传奇一本

清风亭

事必有据。世之妒妻，欲杀妾子者多矣。此段仗君提醒。俗有《申湘藏珠记》，亦如此，而调不称。

谢九紫所著传奇一本

纨扇

才人笔，自绮丽。记中申伯湘事，似自况也。局段未见谨严。

陈禺阳所著传奇二本

鹦鹉洲

纪韦南康事，词多绮丽。第局段甚杂，演之觉懈。是才人语，非词人手。

樱桃梦

此摭青衣樱桃事。梦中观巨鹿一战，亦奇快。词藻工丽，可追《玉合》。

陈太乙所著传奇二本

金莲

摭三苏事，得其概。未添鲍不平，正是戏法耳。词白俱骈美。

紫环

事亦佳，然尚未脱套。观其宾白工整，非草率者。

张屏山所著传奇一本

红拂

伯起以简胜，此以繁胜，尚有一本未见。此记境界描写甚透，但未尽脱俗耳。汤海若极赏其〔梁州序〕中句。记序云：“《红拂》已经三演：在近斋外翰者，鄙俚而不典；在冷然居士者，短简而不舒；今屏山不袭二家之格，能兼杂剧之长。”

许时泉所著传奇一本

泰和

每出一事，似剧体。按岁月，选佳事，裁制新异，词调充雅，可谓满志。

钱海屋所著传奇一本

忠节

此小说中《怀春雅集》也，风情而近古板者。此君学甚富，每以古人姓名叶韵，不一而足，亦是别法。

章金庭所著传奇一本

符节

汲黯人品好，使事亦佳。描写田、窦炎凉事，曲折毕尽，的是名笔。但稍觉客胜耳。吾友叶美度有《灌夫骂座》剧，可以参观。

以上俱中中品

高瑞南所作传奇二本

玉簪

词多清俊。第以女贞观而扮尼讲佛，纒繆甚矣。

节孝

陶潜之《归去》，李密之《陈情》，事佳。分上下帙，别是一体。词隐之《奇节》亦然。

朱濂滨所著传奇一本

鸾笔

此朱上舍为吴复庵作也。记江陵夺情，邹、赵诸公廷杖时事，语多凿凿，可称实录。江陵九原有知，亦当颡泚。

程叔子所著传奇二本

望云

载狄梁公事俱核，词亦斐然。吾越金叟亦有《望云》一记，词虽不佳，而中有二张召幸、对博赌裘、怀义争道、三思遇妖诸事，演之可观。惜此记未曾博收之耳。

玉香

此据《天缘奇遇传》而谱之者。人多攒簇得法，情境亦了了，故是佳手。别有《玉如意记》，亦此事，未见。

全无垢所著传奇一本

呼卢

刘寄奴真人杰，其踪迹果奇。此记据实敷衍，亦快人意。

吴叔华所著传奇一本

惊鸿

杨、梅二妃相妒事佳，词亦秀丽。但以杨国忠相而后进太真，于事觉颠倒耳。

陈济之所著传奇一本

题桥

相如事佳，此记最典实。文君有姊，似蛇足。吾友叶美度有《琴心雅调》八出，佳甚。

杨新吾所著传奇一本

绿绮

词有佳处。茂陵女改作妓，点缀无妨。以文君为处子，正不必。至于投庵则套矣。

张午山所著传奇一本

双烈

传韩蕲王事，甚英爽生色。但前段梁国之母作梗，近套，亦无味，必当删去。

庚生子所著传奇一本

歌风

高帝微时，甚奇。且父母俱庆为天子亲，极尊荣矣。此记蔚有才气。其项王自刎时数语，尤堪击节。

卢鹤江所著传奇一本

禁烟

介之推忠而隐者也，人品最高。此记摹写俱备，但摭晋重耳事甚详，嫌宾太盛耳。未用八仙，则可笑也。

两宜居士所著传奇一本

锺铎

此以重耳为生者，发挥明尽，观者洞然。古尚有《斩祛》一记，未见。以上俱中下品

汤宾阳所著传奇一本

玉鱼

郭汾阳事宜谱曲。此记著意铺叙，甚长。但前半摹仿《琵琶》，近套，可厌；后半皆实录也。删去父母为快。

秋阁居士所著传奇一本

夺解

郁轮袍事，王辰玉撰剧甚佳。此记词采可观，但傅会为李林甫婿，不妙。境界略似《明珠》。其中幽情，何必捏出？且大都采《娇红传》中语，亦不妙。惟酒楼闻伶人歌诗事，插入甚好。

王剑池所著传奇一本

春芜

宋玉事，予曾作《神女》、《双栖》二记。此记串插有景况，然何必禅寺也？闻为一友赋幽欢者。

王伯贞所著传奇一本

合璧

此记解大绅事，词亦佳，但欠脱套。

端平川所著传奇一本

废廖

此记在伯起前。叙事颇达，第嫌其用禅寺为套耳。

鹿阳外史所著传奇一本

双环

此木兰从军事，今增出妇翁及夫婿，串插可观。此是传奇法，词亦佳。

朱永怀所著传奇一本

玉镜台

此君与二顾同盟，而才不逮。纪温太真事未畅，粗且体裁。元有此剧，何不仍之？

吴图南所著传奇一本

金鱼

此即韩君平、柳姬事。自《玉合》出，而诸本无色，然亦可行。

吴长孺所著传奇二本

练囊

亦赋章台柳也。云与张仲豫共成之者。事未脱套，而词亦有可观处。人红线一事，似突然。

龙剑

此平宁夏唘贼事也。为魏公洗垢，故宜收。

张同谷所著传奇一本

纯孝

董黯孝行甚富，今已为神矣。慈溪以此得名。词颇真切。

王玉峰所著传奇一本

焚香

王魁负桂英，做来甚悲楚。别有《三生记》、《茶船记》，则载双卿事，词不及此。

杨夷白所著传奇二本

龙膏

此张无颇事。往予谱为《金合记》，此君见之，谓龙宫近怪，易为元载女。是亦一见也，然非本传矣。

锦带

余述事，乃假记。词亦具有情致。

黄说仲所作传奇一本

龙绡

此柳毅传书事。事佳，亦观。盖山人在新建座上所成者。旧有《传书记》。近有姑苏周侍御亦撰此记，词多近俚，不逮矣。

以上俱下上品

心一子所作传奇一本

遇仙

董永事奇，词亦不俗。此非弋阳优人所演者。

顾怀琳所作传奇一本

佩印

朱买臣史传本是极好传奇。此作近俚，且插入霍山，时代亦舛谬。

涵阳子所作传奇一本

杖策

邓禹年少封侯，千古快事。严陵、梅福插入亦好。此以邓为梅婿，不知严为梅婿也。词亦未工。

泰华山人所作传奇一本

合剑

此是唐太宗为生，尉迟敬德为小生者。内载“起兵晋阳”及“喋血禁门”事，甚详悉。而炀帝之淫奢，娘子军之武功，俱可观。词尚未称。

月榭主人所著传奇一本

钗钏

皇甫吟事，非假托者。词简而朗。观此可为密事告友之戒。

陆江楼所作传奇一本

玉钗

此记李元璧忠节事。内有估紫芝园一节，必有所指。安丙擒吴曦事亦好，至其词，不过常人手笔。朱万山所作传奇一本玉丸即此君自况也。别有传，词调情节，亦平畅。

李玉田所作传奇一本

玉镯

此记王顺卿丽情重会事。北人能南词，亦空谷之音也。

杨星水所作传奇一本

玉杵

此合裴航、崔护而成。选事颇佳，而词多剿袭。

张濂滨所作传奇一本

分钗

伍生、二兰事，必有托也。内有曲数套可讴。

赵心云所作传奇二本

溉园

即齐王法章事，而此以王孙贾为生者。然是庸笔，意致可取。

画莺

此《钟情丽集》辜辂事，乃邱文庄公所撰少年遇合事也。此事可传，而发之未透快。

邹胜门所著传奇一本

觅莲

照刘一春本传谱之，亦详备，而词采未鲜。以上俱下中品

汪宗姬所作传奇一本

丹管

诗人作词，不文而近俚，何也？

沈希福所作传奇一本

指腹

贾云华还魂，有旧传奇，未见。事佳。此记词白尚近俗。近又有《洒雪

记》，乃孙清源作。

冯易亭所作传奇一本

护龙

此县阳子事。当巧状其灵幻之态，而词乃庸浅，姑以事存之。

谢思山所作传奇二本

狐裘

此孟尝君事叙得，但不能脱套。

靖虏

祖生击楫事佳，而词多俗。

黄廷俸所作传奇一本

白璧

张仪事佳，而调平平。

胡全庵所著传奇三本

奇货

吕不韦事佳，恨不得名笔一描写之。予拟作《玉符记》，未果。

犀佩

此采士人妻题金山寺诗，及山东侠士携南官归二事合成者。生名符基，则谓“无稽”之意也。搬出亦可。

三晋

赵简子事佳，亦恨不得名笔。

邱瑞梧所作传奇一本

合钗

即明皇、太真事，而词不足采。内《游月宫》一折，全钞《彩毫记》，

可笑。

龙渠翁所作传奇一本

蓝田

此杨伯雍种玉事，甚奇。调甚庸浅。

朱春霖所著传奇一本

牡丹

此祝英台事，非旧本也。词白肤陋，止宜俗眼。

金怀玉所作传奇九本

香球

江秘事，亦有趣。状败家子处，堪警俗。词则不足道也。

宝钗

此《耳谈》中杨大中一段事。甚奇，搬出亦可。

望云

词不佳，远逊程叔子所作。然其纪狄公妙事殆尽，搬出甚好。

完福

此吉庆戏也。俗境，王生事不核。

妙相

全然造出。俗称为《赛目连》，哄动乡社。

摘星

霍仲孺事佳，而才不逮，今已为《种玉》所掩。

绣被

此纪东汉王恽事，而失其实，不足观也。

八更

纪匡衡事，而绝不相蒙，何也？岂以《琵琶》诬蔡故耶？

桃花

崔护佳事，而所造失真，且境态不妙，何以曲为？与俗本《西湖记》类也。以上俱下下品作者姓名无可考，其传奇附列于后

绣襦

元有《花酒曲江池》剧。此作照 国夫人本传谱者，情节亦新，词多可观。虽不逮《玉玦》而亦非庸品。尝闻：《玉玦》出而曲中无宿客，及此记出而客复来。词之足以感人如此哉！右上下品

鸣凤

记时事甚悉，令人有手刃贼嵩之意。词调尽 达可咏，稍嫌繁。江陵时亦有编《鸾笔记》者，即此意也。

百顺

王曾无子而有子，可喜。词亦充赡。纪丁、寇事可观。右中上品

合镜

特传乐昌一事，亦畅。但云作越公女，反觉不情。别又有一本，尽通。

四豪

如《四节》例，分信陵、孟尝、平原、春申作四段，而首尾以朝周会合。各采本传事点缀，的是可传，尚欠工美。

霞笺

此即《心坚金石传》，死者生之，分者合之，是传奇体。搬出甚激切，想见钟情之苦。但词觉草草，以才不长故。

赤松

留侯事绝佳，写来有景。但不宜钞《千金记》中《夜宴》曲，且此何必夜宴也？如许事而遣不繁，亦得简法。倘更以词藻润之，足压《千金》矣。

五福

韩忠献公事，扬厉甚盛。还妾事，已见郑虚舟《大节记》中。
右俱中中品

双红

此合《红绡》、《红线》之事而成，亦佳，但词多剿袭。

离魂

倩女事佳，吾友方诸生有南调剧，甚妙。此系明州新编者，亦可观，而词未善。

犀合

内弟与姊夫之妾通，而谋杀姊夫及姊，可畏哉！事亦新，词亦平雅。

五福

徐勉之事。积德似窦禹钧，境界平常。似时人作此以媚富翁者。
右中下品

黑鲤

刘司狱必当日有其事。词亦平通

绋袍

范睢事佳，搬出宛肖。元有拷须贾剧，何不插入？

镶环

蔺相如使秦事，甚壮；与廉颇交，更有味。但云为平原婿，可笑。作者笔不超脱。

金台

乐毅事佳，而局颇俗。

篁篻

此乱仙笔也。彼谓自况，词亦骈美。但时有袭句，岂仙人亦读人间曲耶？
或云乃越人证圣陈生作。

右下中品

曲品补遗

叶宪祖桐柏，余姚人续撰传奇一本

双修记

坊间俗本，有《刘香女修行宝卷》，道婆辈每宣诵之。美度喜其事僻而谐俗，复不袭旧，遂制新声。盖单指弥陀一句，是修净土直捷法门，不似禅修，翻多教律。彼《昙花》以仙佛牵合，殊恨庞杂也；俗演《目连》、《妙相》二记，词陋恶不堪观。此记行，为善女人加一钳锤矣。

右上中品

陈宗鼎吴郡人所著传奇一本

宁胡记

此以匡衡为生，内状王嬙嫁胡事，宛转详尽，是著意发挥者。北词有《孤雁汉宫秋》剧，写汉帝诀别凄楚，虽有情境，殊失事实。今一正之，良快，叙亦骈美。

右中上品

陆士璘华甫，秣陵人所著传奇一本

齐鸣记

赵范、赵葵兄弟，镇楚州有威名。杨姑之淫，李全之勇，乃宋之一蠹，驱剪快人，此记颇能摹写。

王洙杏坛，钱塘人所著传奇一本

合襟记

此记楚半申复楚事，足供挥洒。伍之鞭尸，包之泣师，忠孝具见矣。

泰华山人云间人所著传奇一本

合剑记

唐太宗晋阳倡义，传二降王及喋血禁门事，俱有境。隋炀帝之淫奢，亦多奇。此记才情丰溢，演之必壮观。

右中中品

烟霞子隐求甫，东吴人所著传奇一本

灌城记

即纪宁夏平倭事。此以叶龙潭为生者，写情事颇详核。彼《龙剑记》，则以魏确庵为生，可参观。

马湘兰金陵妓所著传奇一本

三生记

始则王魁负桂英，次则苏卿负冯魁，三而陈魁彭妓，各以义节自守，卒相配合，情债始偿。但以三世转折，不及《焚香》之畅发耳。马姬未必能填词，乃所私代笔者。

右中下品

黄惟楫说仲，赤诚人续著传奇一本

口口记

此符郎、春娘事，然词隐先生已借入《双鱼记》矣，尚有《四赏记》未见。

狄玄集玉峰，鹿城人所著传奇二本

四贤记

《辍耕录》中，载此乌古保事，内配最贤，可以风世。

猿亭记

关云长一生事，写之轰烈，第后段即接以玉泉显圣，奈年代辽越何？

天南逸史姑苏人所著传奇一本

玉佩记

词隐先生曾谓予曰：“此周侍御所作也。”柳毅传书事，情景粗具。

纪红川句容人 所著传奇一本

分钗记

王景隆昵名妓玉堂春事。见弹琵琶瞽者能道之。此亦荡子之常技，复远

嫁贾人，稍似《金钏记》，情趣亦减。

人间词话

名著通览

《人间词话》是王国维的文艺批评论著之一，1908年发表于《国粹学报》上，分三期刊载。全篇仅数千字，但见解相当精到，并且有所创新，在中国近代文学批评史上、在中国美学史上都占有相当重要的地位。

《人间词话》原稿藏北京图书馆，仅一册，共32页，用旧笔记本记述。封面书大字“奇文”、“国华”、“光绪壬寅岁”。小字写着“人间词话”、“王静安”。国华是王国维之弟，号哲安。可能是王国维借用了其弟抄录资料的笔记本。第一页有七绝六首，并盖有“王国维字静安”朱红印章，无疑是王国维作品。从第二页起，是20页的《人间词话》原稿，每页书20行。原稿后有三页空白，随后是9页的“静安藏书目”，盖有“王静安”蓝色印章。

王国维（1877—1927年），是中国近代思想家、史学家、文学家和美学家。其主要成就在史学方面。郭沫若称他为“新史学的开山”，并说：“他的甲骨文字的研究、殷周金文的研究、汉晋竹简和封泥等的研究，是时代的工作。西北地理和蒙古史料的研究也有些惊人的成绩。”但其《人间词话》和《宋元戏曲考》却是很有影响的美学、文学理论和艺术史著作。俞平伯在《校点 人间词话 序》中说，王国维论词“标举境界”，“持平入妙，铢两悉称，良无间然。颇思得暇引申其名著通览意，却恐‘佛头著粪’，遂终不为。”郭沫若在《鲁迅与王国维》中评说道：“王先生的《宋元戏曲考》和鲁迅先生的《中国小说史略》，毫无疑问，是中国文艺史研究上的双璧；不仅是拓荒的工作，前无古人，而且是权威的成就，一直领导着百万的后学。”

王国维字静安，一字伯隅，号观堂，又号永观。浙江海宁人。幼年接受传统的封建教育，但他不喜欢科举时文，有过“不终场而归”的经历。1898年，他来到上海，在梁启超主编的《时务报》馆任书记校讎，并利用公余到罗振玉（1866—1940年）主办的东文学社就学。1901年赴日本东京求学，因病只在东京就学四五个月即回国。1903年至1905年，任通州和苏州师范学堂教习。从1901年到1905年，王国维主要研究哲学和美学，研读了康德和叔本华哲学，“与叔本华之书为伴侣”，“其少作时时流露西学义谛，庶几水中之盐味，而非眼里之金属”（钱钟书：《谈艺录》）。1906年初次进京，在北京学部（教育部）总务司任行走，后充学部图书局编译。《人间词话》就是在这段时间内写成的。

辛亥革命后，王国维随罗振玉避居日本，并以“胜朝遗老”自居。1912年写就《宋元戏曲考》。1916年从日本回到上海，任《学术丛刊》编辑。1921年受聘为北京大学研究所国学门通信导师。1923年受清废帝溥仪之征召，充“南书房”行走。1925年任清华学校国学研究院教授。这一时期，王国维主要从事史学、古文字学、古音韵学和古器物学的研究，并取得了辉煌的成就，成为享誉海内外的学者。鲁迅认为，“要谈国学，他才可以算一个研究国学

的人物。”（《热风·不懂的音译》）。郭沫若称他为“新史学的开山”。1927年，由于长期的思想郁闷和生活惨淡，再加上罗振玉和他绝交的沉重打击，自沉于颐和园昆明湖。

王国维一生著述达60多种，成就是多方面的。这里只简要介绍《人间词话》的有关情况。

从《国粹学报》发表的王国维手定的《人间词话》六十四则看，第一条至第九条标示其评词的基准。分别来说，第一条提出“境界”为评词之基准。第二条就境界之内容所取材料之不同，提出了“造境”与“写境”之别。第三条就“我”、“物”之关系阐述了“有我之境”与“无我之境”的特点。第四条提出如何获得“无我之境”及“有我之境”和两种境界分别产生“优美”与“宏壮”的美感。是对第三条的补充。第五条论述写实家与理想家对写作之材料之不同运用——取之自然或出于虚构。第六条论“境界”不单指景物，还蕴含内心之情感。是对第一条的补充。第七条以词句为例，说明如何突显境界。第八条论说境界不以大小分优劣。第九条可谓“境界说”的总结，认为“境界说”较沧浪的“兴趣”说、阮亭的“神韵”说更能探求词的本质。从第十条至第五十二条，按时代为序，对太白、温、韦、中主、后主、正中以至清代之纳兰性德，对历代各名家作了个别评述。从第53条以后，有几条论述了历代文学体式之演进、诗中之隶事、诗人与外物之关系、诗中之游词等；最后二条论及元代二大曲家。

具体来说，统帅《人间词话》的基本论点是“境界”说，它贯穿全书，联络全部主张。“境界”说，既是王国维文艺批评的出发点，也是其文艺思想的总归宿。

在《人间词话》中，王国维首先提出他的根本论点；“词以境界为最上。有境界则自成高格，自有名句。并且认为这个论点作为一种理论出现于文坛是前无古人，优于古人的，认为沧浪的“兴趣”说，阮亭的“神韵”说以及“气质”说，只触及到文艺问题的“面目”，唯独“境界”说才直探问题的本源。

《人间词话》从现实出发，对诗词的境界进行了多方面的考察。

首先，从被表现的题材来看，境界有大小之分。王国维在《人间词话》中以杜甫和秦观为例，说明同一个作家，可以根据不同的题材，创造大小不同的艺术境界。但评价诗词的境界，主要是看它们是否表现了真景物、真感情，不能以境界大小定优劣。王国维对“境界”作了这样的解说，“境，非独谓景物也，喜怒哀乐，亦人心中之一境界。故能写真景物，真感情者，谓之有境界。否则谓之无境界。”辛弃疾“别茂嘉十二弟”的“贺新郎”一词“语语有境界”，这首词不仅有鲜明的艺术形象，而且饱含作者真切动人的感情。他认为，“‘红杏枝头春意闹’，著一‘闹’字，而境界全出。’‘云破月来花弄影’，著一‘弄’字，而境界全出矣。”“闹”、“弄”两字使诗突显出逼真的画面，同时衬托出了气氛，产生了美感，蕴含了诗人真实的情怀。好的“境界”必须在“意境”上用力，要具备“言外之味，弦外之响”。做到“意境两忘，物成一体。”

其次，从抒情主人公出发，有“有我之境”与“无我之境”的区别。“有我之境”，“物皆著我之色彩”。“无我之境”，“不知何者为我，何者为物”。王国维认为，中国古典诗词的艺术境界有“有我之境”与“无我之境”两种类型，像“泪眼问花花不语，乱红飞过秋千去”，“可堪孤馆闲春寒，

杜鹃声里斜阳暮”，属前者；而“采菊东篱下，悠然见南山”、“寒波澹澹起，白鸟悠悠下”则属后者。抒发诗人强烈感情的是“有我之境”；诗人的感情色彩被融入自然景物中，诗人为外物所吸引，以致达到忘我的境地，为“无我之境”。“有我之境”以情为主，多半是情语，‘无我之境’以景为主，大体是景语。但“昔人论诗，有景语情语之别，不知一切景语，皆情语也。”无疑，“无我之境”也必然以情为主导。

第三，“境界”有“诗人之境界”与“常人之境界”的区别。“常人之境界”指的是“常人皆能感之”的、生活的真实；而“诗人之境”指的是“惟诗人能感之而能写之”的、艺术的真实。王国维援引山谷的话：“天下清景，不择贤愚而与之，然吾特疑端为我辈设。”大加赞赏：“诚哉是言！抑岂独清景而已，一切境界，无不诗人设。世无诗人，即无此种境界。”对美的境界，常人会有所领略，只有诗人和艺术家才能将领略到的境界，升华、提炼为艺术的美，写出脍炙人口的作品。

第四，从创作方法出发，境界有“写境”和“造境”之分别。王国维指出：“有造境，有写境，此理想与写实二派之所由分。然二者颇难分别。因大诗人所造之境，必合乎自然，所写之境，亦必邻于理想故也。”又说：“自然中之物，互相关系，互相限制。然其写之于文学及美术中也，必遗其关系、限制之处。故虽写实家，亦理想家也。又虽如何虚构之境，其材料必求之于自然，而其构造，亦必从自然之法则。故虽理想家，亦写实家也。”“写实派”的特征在于真实地描写客观，“理想派”的特征在于主观虚构。但真实描写并不是机械照搬，必须有所取舍；主观虚构也必须向现实生活寻求题材，不能背离自然（现实）发展的逻辑。就是说：无论是描摹的还是凭设想创造的，其来源必定是客观事物。它们都不是对事物作纯客观的无动于衷的描写，而是要照作者的观点、感情来选择安排的。与此相关，王国维谈到了诗人与现实的关系：“诗人对宇宙人生，须入乎其内，又须出乎其外。入乎其内，故能写之。出乎其外，故能观之。入乎其内，故有生气。出乎其外，故有高致。美成能入而不出。白石以降，于此二事皆未梦见。”要求诗人能深入现实，深入生活，又要跳出现实，跳出生活；描写真实的现实生活，但不是刻板、拘泥的描摹。王国维对诗人进一步提出要求：“诗人必有轻视外物之意，故能以奴仆命风月，又必有重视外物之意，故能与花鸟共忧乐。”诗人要有俯视现实的本领，掌握反映现实生活的主动权，同时要密切注意现实，感受生活，融化生活。

第五，王国维在研究过写景和抒情关系后，把境界分为“隔”与“不隔”，并明确赞赏“不隔”、“不游”的境界。他说：“文学之事，其内足以摅己，而外足以感人者，意与境二者而已。上焉者意与境浑，其次或以境胜，或以意胜。苟缺其一，不足以言文学。”王国维要求景与情必须统一，做到“不隔”与“不游”。“不隔”就是要“直观”，中间没有任何雾障阻隔，使物我直接观照。倘使“写景”如“雾里看花”就隔，如果明彻、精细地写出景物的神理、活趣，就如同在眼前那样，就“不隔”；写情如果矫揉造作，故作姿态，就“隔”，如果直抒本情真情，勾画出人的灵魂意趣和动机，就“不隔”。同时，要“景”、“情”交融，浑然一体，做到“观物微，托兴深”，“意与境浑”便是“不隔”。他说：“大家之作，其言情也必沁人心脾，其写景也必豁然而目。其辞脱口而出，无矫揉妆束之态。”乃至“语语都在目前”。王国维称赞周邦彦的“叶上初阳千宿雨，水面清圆，一一风

荷举”，为“真能得荷之神理者”，其词用白描手法把雨后风荷的神态描绘得维妙维肖。而姜白石的《念奴娇》、《惜红衣》虽然也是咏荷名作，但只是泛泛而写，读后不能产生对荷花的明晰形象，故“犹有隔雾看花之恨”。王国维评论说：“‘生年不满百，常怀千岁忧。昼短苦夜长，何不秉烛游？’‘服食求神仙，有为药所误。不如饮美酒，被服纨与素。’写情如此，方为不隔。‘采菊东篱下，悠然见南山。山气日夕佳，飞鸟相与还。’‘天似穹庐，笼盖四野。天苍苍，野茫茫。风吹草低见牛羊。’写景如此，方为不隔。”“白石写景之作，如‘二十四桥仍在，波心荡，冷月无声。’”“数峰清苦，商略黄昏雨。”“高树晚蝉，说西风消息。”虽格韵高艳，然如雾里看花，终隔一层。梅溪、梦窗诸家写景之病，皆在一隔字。王国维还具体讲述了“隔”与“不隔”的区别。王国维认为，为了“不隔”、“不游”，必须不写应酬之作，不用典，不雕琢；忌用代词。“意足则不暇代，语妙则不必代，”“不使隶事之句”，“不同粉饰之字”，从而使艺术境界的创造达到自然、纯净、深厚、完美。

王国维在《人间词话》中对许多词人词作作了评述，“意境之有无与其浅深，决定“文学之工不工”，是其评价的标准。

王国维在《人间词话》中还涉及了许多文艺评论问题，不一一列举。王国维还用形象化的比喻描绘了进行艺术创造或学术研究的三个阶段：“古今之成大事者、大学问者，罔不经过三种之境界：‘昨夜西风凋碧树。独上高楼，望尽天涯路。’此第一境界也。‘衣带渐宽终不悔，为伊消得人憔悴。’此第二境界也。‘众里寻他千百度，回头蓦见，那人正在灯火阑珊处。’此第三境界也。”

《人间词话》自1908年发表以后，引起学术界的广泛重视，随着研究、注疏、收辑和增补、修订的添入，先后有十多种版本问世。

《国粹学报》本。收《人间词话》54则，王国维手定，1908年分三期刊载。

朴社本。内容同上，俞平伯标点、作序，1926年交付北京朴社印为单行本。

《小说月报》本。为赵万里从王国维遗著手稿中录出，其中，前所未发表之《人间词话删稿》44则，《蕙风琴趣》评语二则、平日论学评词之语2则，共48则。此外，又附录《静安文集》中《文学小言》一部分及静安先生所藏各家之诗集之眉批评语，与其致友人书信中论诗之语22则，发表于1927年《小说月报》十九卷三号上。题为《人间词话未刊稿及其他》。

《海宁王静安先生遗书》本，收《国粹学报》刊行的《人间词话》64则，和《小说月报》刊出的《人间词话》48则，共122则，合为二卷，于1928年由罗振玉确定刊行。

文化学社本。1928年印行。

人文书店本。1934年印行。

正中书局本。许文雨编著，1937年出版。

开明书店本。徐调孚校注。1940年印行，1947年重印。

中华书局本。是对开明书店1947年徐调孚《校注人间词话》之原版重印。

人民文学出版社本。王幼安校订。1960年出版。

(11) 四川人民出版社本。靳德峻笺证，蒲菁补笺，1981年印行。

(12) 齐鲁书社本。书名《人间词话新注》，滕咸惠校注。重新编排，1981年印行，1986年新版。

(13) 河南师大学报本。题为《人间词话》(重订)，陈杏珍、刘炬重订。1982年发表。

参阅比较，我们采用了滕咸惠校注的齐鲁书社1986年新版本，以利于读者了解《人间词话》的原初状况和全貌。

全文

上卷

1 (24)

《诗·蒹葭》一篇最得风人深致。晏同叙之“昨夜西风凋碧树。独上高楼，望尽天涯路”意颇近之。但一洒落，一悲壮耳。

2 (26)

古今之成大事业、大学问者，罔不经过三种之境界：“昨夜西风凋碧树。独上高楼，望尽天涯路。”此第一境界也。“衣带渐宽终不悔，为伊消得人憔悴。”（欧阳永叔）此第二境界也。“众里寻他千百度，回头蓦见，那人正在灯火阑珊处。”（辛幼安）此第三境界也。此等语皆非大词人不能道。然遽以此意解释诸词，恐为晏、欧诸公所不许也。

3 (10)

太白纯以气象胜。“西风残照，汉家陵阙”，寥寥八字，独有千古。后世唯范文正之《渔家傲》、夏英公之《喜迁莺》差堪继武，然气象已不逮矣。

4 (11)

张皋文谓：飞卿之词“深美闳约”。余谓：此四字唯冯正中足以当之。刘融斋谓：“飞卿精艳绝人。”差近之耳。

5 (13)

南唐中主词“菡萏香销翠叶残，西风愁起绿波间”，大有“众芳芜秽”、“美人迟暮”之感。乃古今独赏其“细雨梦回鸡塞远，小楼吹彻玉笙寒”，故知解人正不易得。

6 (19)

冯正中词虽不失五代风格而堂庑特大，开北宋一代风气。中、后二主皆未逮其精诣。《花间》于南唐人词中虽录张泌作，而独不登正中只字，岂当时文采为功名所掩耶？

7 (56)

大家之作，其言情也必沁人心脾，其写景也必豁人耳目，其辞脱口而出无矫揉装束之态。以其所见者真，所知者深也。持此以衡古今之作者，百不失一。此余所以不免有北宋后无词之叹也。

8 (33)

美成词深远之致不及欧、秦，唯言情体物，穷极工巧，故不失为第一流之作者。但恨创调之才多，创意之才少耳。

9 (34)

词最忌用替代字。美成《解语花》之“桂华流瓦”，境界极妙，惜以“桂华”二字代“月”耳。梦窗以下则用代字更多。其所以然者，非意不足，则语不妙也。盖语妙则不必代，意足则不暇代。此少游之“小楼连苑”、“绣毂雕鞍”所以为东坡所讥也。

10 (35)

沈伯时《乐府指迷》云：“说桃不可直说桃，须用‘红雨’、‘刘郎’等字，说柳不可直说破柳，须用‘章台’、‘灞岸’等事。”若惟恐人不用替代字者。果以是为工，则古今类书具在，又安用词为耶？宜其为《提要》所讥也。

11 (43)

南宋词人，白石有格而无情，剑南有气则乏韵。其堪与北宋人颉颃者，唯一幼安耳。近人祖南宋而桃北宋，以南宋之词可学，北宋不可学也。学南宋者，不祖白石，则祖梦窗、以白石、梦窗可学，幼安不可学也。学幼安者，率祖其粗犷、滑稽，以其粗犷、滑稽处可学，佳处不可学也。同时白石、龙洲学幼安之作且如此，况他人乎？其实幼安词之佳者，如《摸鱼儿》《贺新郎·送茂嘉》《青玉案·元夕》《祝英台近》等，俊伟幽咽，固独有千古，其他豪放之处亦有“横素波、干青云”之概，宁梦窗辈齷齪小生所可语耶？

12 (49)

周介存谓：梦窗词之佳者，如“水光云影，摇荡绿波，抚玩无极，追寻已远。”余览《梦窗甲乙丙丁稿》中，实无足当此者。有之，其唯“隔江人在雨声中，晚风菰叶生秋怨”二语乎？

13 (删1)

白石之词，余所最爱者亦仅二语，曰：“淮南皓月冷千山，冥冥归去无人管。”

14 (50)

梦窗之词，吾得取其词中之一语以评之，曰：“映梦窗凌乱碧。”玉田

之词，亦得取其词中之一语以评之，曰：“玉老田荒。”

15 (删 2)

双声叠韵之论盛于六朝，唐人犹多用之。至宋以后则渐不讲，并不知二者为何物。乾嘉间，吾乡周松霭先生春著《杜诗双声叠韵谱括略》，正千余年之误，可谓有功文苑者矣。其言曰：“两字同母谓之双声，两字同韵谓之叠韵。”余按：用今日各国文法通用之语表之，则两字同一子音者谓之双声。（如《南史·羊元保传》之“官家恨狭，更广八分”，官、家、更、广四字皆从k得声。《洛阳伽蓝记》之“狞奴慢骂”，狞、奴二字皆从n得声，慢、咒二字皆从m得声是也。）两字同一母音者，谓之叠韵。如（梁武帝之“后牖有朽柳”，后、牖、有三字双声而兼叠韵，有、朽、柳三字其母音皆为u。刘孝绰之“梁皇长康强”，梁、长、强三字其母音皆为ian也。）自李淑《诗苑》伪造沈约之说，以双声叠韵为诗中八病之二，后世诗家多废而不讲，亦不复用之于词。余谓苟于词之荡漾处用叠韵，促节处用双声，则其铿锵可诵必有过于前人者。惜世之专讲音律者，尚未悟此也。（按；此条原已删去）

16 (删 3)

昔人但知双声之不拘四声，不知叠韵亦不拘平、上、去三声。凡字之同母者，虽平仄有殊皆叠韵也。（按：此条原已删去）

17 (删 4)

诗至唐中叶以后，殆为羔雁之具矣。故五代北宋之诗，佳者绝少，而词则为其极盛时代。即诗词兼擅如永叔、少游者，亦词胜于诗远甚。以其写之于诗者，不若写之于词者之真也。至南宋以后，词亦为羔雁之具，而词亦替矣。此亦文学升降之一关键也。

18 (20)

冯正中词除《鹊踏枝》《菩萨蛮》十数阙最煊赫外，如《醉花间》之“高树鹊衔巢，斜月明寒草”，余谓韦苏州之“流萤渡高阁”，孟襄阳之“疏雨滴梧桐”不能过也。

19 (21)

欧九《浣溪沙》词“绿杨楼外出秋千”。晁补之谓：只一“出”字便后人所不能道。余谓此本于正中《上行杯》词“柳外秋千出画墙”，但欧语尤工耳。

20 (36)

美成《青玉案》词“叶上初阳乾宿雨。水面清圆，一一风荷举”。此真

能得荷之神理者。觉白石《念奴娇》《惜红衣》二词犹有隔雾看花之恨。

21 (删 5)

曾纯甫中秋应制作《壶中天慢》词，自注云：“是夜西兴亦闻天乐。”谓宫中乐声闻于隔岸也。毛子晋谓：“天神亦不以人废言。”近冯梦华复辨其诬。不解“天乐”二字文义，殊笑人也。

22 (42)

古今词人格调之高无如白石。惜不于意境上用力，故觉无言外之味，弦外之响，终落第二手。（按：此五字原已删去）其志清峻则有之，其旨遥深则未也。

23 (删 35)

梅溪、梦窗、中仙（按：二字原已删去）、玉田、草窗、西麓诸家，词虽不同，然同失之肤浅。虽时代使然，亦其才分有限也。近人弃周鼎而宝康瓠，实难索解。

24

余填词不喜作长调，尤不喜用人韵。偶尔游戏，作《水龙吟》咏杨花用质夫、东坡倡和韵，作《齐天乐》咏蟋蟀用白石韵，皆有与晋代兴之意。余之所长殊不在是，世之君子宁以他词称我。

25 (删 36)

余友沈昕伯紘自巴黎寄余《蝶恋花》一阕云：“帘外东风随燕到。春色东来，循我来时道。一霎围场生绿草，归迟却怨春来早。锦绣一城春水绕。庭院笙歌，行乐多年少。著意来开孤客抱，不知名字闲花鸟。”此词当在晏氏父子间，南宋人不能道也。

26

樊抗夫谓余词如《浣溪沙》之“天末同云”、《蝶恋花》之“昨夜梦中”、“百尺高楼”、“春到临春”等阕，凿空而道，开词家未有之境。余自谓才不若古人，但于力争第一义处，古人亦不如我用意耳。

27 (37)

东坡杨花词和韵而似原唱，章质夫词原唱而似和韵。才之不可强也如是。

28

叔本华曰：“抒情诗，少年之作也。叙事诗及戏曲，壮年之作也。”余谓：抒情诗，国民幼稚时代之作，叙事诗，国民盛壮时代之作也。故曲则古不如今，（元曲诚多天籁，然其思想之陋劣，布置之粗笨，千篇一律令人喷饭。至本朝之《桃花扇》《长生殿》诸传奇，则进矣。）词则今不如古。盖一则以布局为主，一则须伫兴而成故也。

29（删6）

北宋名家以方回为最次，其词如历下、新城之诗，非不华赡，惜少真味。至宋末诸家，仅可譬之腐烂制艺，乃诸家之享重名者且数百年，始知世之幸人不独曹蜍、李志也。（按：“至宋末诸家……不独曹蜍、李志也”，原已删去）

30（删7）

散文易学而难工，骈文难学而易工。近体诗易学而难工，古体诗难学而易工。小令易学而难工，长调难学而易工。

31（1）

词以境界为最上。有境界则自成高格，自有名句。五代北宋之词所以独绝者在此。

32（2）

有造境，有写境。此理想与写实二派之所由分。然二者颇难区别。因大诗人所造之境，必合乎自然，所写之境，必邻于理想故也。

33（3）

有有我之境，有无我之境。“泪眼问花花不语，乱红飞过秋千去”，“可堪孤馆闭春寒，杜鹃声里斜阳暮”，有我之境也。“采菊东篱下，悠然见南山”，“寒波澹澹起，白鸟悠悠下”，无我之境也。有我之境，物皆著我之色彩。无我之境，不知何者为我，何者为物。此即主观诗与客观诗之所由分也。（按：此句原已删去）古人为词，写有我之境者为多，然非不能写无我之境，此在豪杰之士能自树立耳。

34（删8）

古诗云：“谁能思不歌？谁能饥不食？”诗词者，物之不得其平而鸣者也。故“欢愉之辞难工，愁苦之言易巧。”

35（6）

境非独谓景物也，感情亦人心中之一境界。故能写真景物、真感情者谓之有境界，否则谓之无境界。

36 (4)

无我之境，人唯于静中得之。有我之境，于由动之静时得之。故一优美，一宏壮也。

37 (5)

自然中之物，互相关系，互相限制，故不能有完全之美。然其写之于文学中也，必遗其关系、限制之处，故虽写实家亦理想家也。又虽如何虚构之境，其材料必求之于自然，而其构造亦必从自然之法则，故虽理想家亦写实家也。

38 (删9)

社会上之习惯，杀许多之善人。文学上之习惯，杀许多之天才。

39 (55)

诗之三百篇、十九首，词之五代北宋，皆无题也。非无题也，诗词中之意不能以题尽之也。自《花庵》《草堂》每调立题，并古人无题之词亦为之作题，其可笑孰甚。诗词之题目本为自然及人生。自古人误以为美刺投赠咏史怀古之用，题目既误，诗亦自不能佳。后人才不及古人，见古名大家亦有此等作，遂遣其独到之处而专学此种，不复知诗之本意。于是豪杰之士出，不得不变其体格，如楚辞、汉之五言诗、唐五代北宋之词皆是也。故此等文学皆无题。（按：“诗词之题目，……故此等文学皆无题”一段，原已删去）诗有题而诗亡，词有题而词亡。然中材之士鲜能知此而自振拔者矣。

40 (28)

冯梦华《宋六十一家词选序》谓：“淮海、小山古之伤心人也。其淡语皆有味，浅语皆有致。”余谓此唯淮海足以当之。小山矜贵有余，但稍胜方回耳。古人以秦七、黄九或小晏、秦郎并称，不图老子乃与韩非同传。

41 (57)

人能于诗词中不为美刺投赠怀古咏史之篇，不使隶事之句，不用装饰之字，则于此道已过半矣。

42 (58)

以《长恨歌》之壮采，而所隶之事，只“小玉”、“双成”四字，才有余也。梅村歌行，则非隶事不可。白、吴优劣即于此见。此不独作诗为然，填词家亦不可不知也。

43 (删 12)

词之为体，要眇宜修。能言诗之所不能言，而不能尽言诗之所能言。诗之境阔，词之言长。

44 (51)

“明月照积雪”、“大江流日夜”、“澄江净如练”、“山气日夕佳”、“落日照大旗”、“中天悬明月”、“大漠孤烟直，黄河落日圆”，此等境界可谓千古壮语。求之于词，唯纳兰容若塞上之作，如《长相思》之“夜深千帐灯”，《如梦令》之“万帐穹庐人醉，星影摇摇欲坠”差近之。

45 (删 13)

言气质，高格律（按：三字原已删去），言神韵，不如言境界。有境界，本也。气质、格律、神韵，末也。有境界而三者随之矣。

46 (7)

“红杏枝头春意闹”，著一“闹”字而境界全出。“云破月来花弄影”，著一“弄”字而境界全出矣。

47 (删 14)

“西风吹渭水，落日满长安。”美成以之入词。白仁甫以之入曲。此借古人之境界为我之境界者也。然非自有境界，古人亦不为我用。

48 (8)

境界有大小，然不以是而分高下。“细雨鱼儿出，微风燕子斜”，何遽不若“落日照大旗，马鸣风萧萧。”“宝帘闲挂小银钩”，何遽不若“雾失楼台，月迷津渡”也。

49 (删 10)

昔人论诗词，有景语、情语之别。不知一切景语皆情语也。（按：此条原已删去）

“岂不尔思，室是远而”。孔子讥之。故知孔门而用词，则牛峤之“甘作一生拚，尽君今日欢”等作，必不在见删之数。（按：此条原已删去）

51（删 11）

词家多以景寓情。其专作情语而绝妙者，如牛峤之“甘作一生拚，尽君今日欢。”顾复之“换我心为你心，始知相忆深。”欧阳修之“衣带渐宽终不悔，为伊消得人憔悴。”美成之“许多烦恼，只为当时，一饷留情。”此等词古今曾不多见。余《乙稿》中颇于此方面有开拓之功。

52（22）

梅圣（按：原误作舜）俞《苏幕遮》词：“落尽梨花春事了。满地斜阳，翠色和烟老”。兴化刘氏谓：少游一生似专学此种。余谓冯正中《玉楼春》词：“芳菲次第长相续，自是情多无处足。尊前百计得春归，莫为伤春眉黛促。”少游一生似专学此种。

53（23）

人知和靖《点绛唇》、圣（按：原误作舜）俞《苏幕遮》、永叔《少年游》三阙为咏春草绝调。不知先有冯正中“细雨湿流光”五字，皆能写春草之魂者也。

54（59）

诗中体制以五言古及五、七言绝句为最尊，七古次之，五、七律又次之，五言排律为最下。盖此体于寄兴言情均不相适，殆与骈体文等耳。词中小令如五言古及绝句，长调如五、七律，若长调之《沁园春》等阙，则近于五排矣。

55（删 15）

长调自以周、柳、苏、辛为最工。美成《浪淘沙慢》二词，精壮顿挫，已开北曲之先声。若屯田之《八声甘州》，玉局之《水调歌头》（中秋寄子由），则仁兴之作，格高千古，不能以常词论也，

56（删 16）

稼轩《贺新郎》词（送茂嘉十二弟），章法绝妙，且语语有境界，此能品而几于神者。然非有意为之，故后人不能学也。

57（12）

“画屏金鸂鶒”，飞卿语也，其词品似之。“弦上黄莺语”，端己语也，

其词品亦似之。若正中词品欲于其词中求之，则“和泪试严妆”殆近之欤？

58

“暮雨潇潇郎不归”，当是古词，未必即白傅所作。故白诗云：“吴娘夜雨潇潇曲，自别苏州更不闻”也。（按：此条原已删去）

59（删 17）

稼轩《贺新郎》词：“柳暗凌波路。送春归猛风暴雨，一番新绿。”又，《定风波》词：“从此酒酣明月夜。耳热。”“绿”、“热”二字皆作上去用。与韩玉《东浦词》《贺新郎》以“玉”、“曲”叶“注”、“女”，《卜算子》以“夜”、“谢”叶“食”、“月”，已开北曲四声通押之祖。

60（47）

稼轩中秋饮酒达旦用《天问》体作送月词，调寄《木兰花慢》云：“可怜今夕月，向何处、去悠悠？是别有人间，那边才见，光景东头。”词人想象直悟月轮遶地之事，与科学上密合，可谓神悟。（此词汲古阁刻六十家词失载。黄荛圃所藏元大德本亦阙，后属顾涧 就汲古阁抄本中补之，今归聊城杨氏海源阁，王半塘四印斋所刻者是也。但汲古阁抄本与刻本不符，殊不可解，或子晋于刻词后始得抄本耳。

61（删 18）

谭复堂《篋中词选》谓：“蒋鹿潭《水云楼词》与成容若、项莲生二百年间分鼎三足。”然《水云楼词》小令颇有境界，长调惟存气格。《忆云词》亦精实有余，超逸不足，皆不足与容若比。然视皋文、止庵辈，则侷乎远矣。

62（31）

昭明太子称陶渊明诗“跌宕昭彰，独超众类，抑扬爽朗，莫之与京”。王无功称薛收赋“韵趣高奇，词义晦运，嵯峨萧瑟，真不可言。”词中惜少此二种气象。前者唯东坡，后者唯白石略得一二耳。

63（32）

词之雅郑，在神不在貌。永叔、少游虽作艳语，终有品格。方之美成，便有贵妇人与倡伎之别。

64

贺黄公裳《皱水轩词筌》云：“张玉田《乐府指迷》其调叶宫商、铺张藻绘抑亦可矣，至于风流蕴藉之事，真属茫茫。如啖宫厨饭者，不知牲牢之

外别有甘鲜也。”此语解颐。

65

周保绪济《词辨》云：“玉田，近人所最尊奉，才情诣力亦不后诸人，终觉积谷作米、把缆放船，无开阔手段。”又云：叔夏所以不及前人处，只在字句上著功夫，不肯换意。”“近人喜学玉田，亦为修饰字句易，换意难。”

66（删 19）

词家时代之说，盛于国初。竹 谓：词至北宋而大，至南宋而深。后此词人，群奉其说。然其中亦非无具眼者。周保绪曰：“南宋下不犯北宋拙率之病，高不到北宋浑涵之诣。”又曰：“北宋词多就景叙情，故珠圆玉润，四照玲珑。至稼轩、白石，一变而为即事叙景，使深者反浅，曲者反直。”潘四农德舆曰：“词滥觞于唐，畅于五代，而意格之阔深曲挚则莫盛于北宋。词之有北宋，犹诗之有盛唐。至南宋则稍衰矣”。刘融斋熙载曰：“北宋词用密亦疏、用隐亦亮、用沈亦快、用细亦阔、用精亦浑。南宋只是掉转过来。”可知此事自有公论。虽止庵词颇浅薄，潘、刘尤甚，然其推尊北宋，则与明季云间诸公同一卓识，不可废也。

67（删 20）

唐五代北宋之词，所谓“生香真色”。若云间诸公，则彩花耳。湘真且然，况其次也者乎！

68（删 21）

《衍波词》之佳者，颇似贺方回。虽不及容若，要在锡 ，其年之上。

69（删 22）

近人词如复堂词之深婉，彊村词之隐秀，皆在吾家半塘翁上。彊村学梦窗而情味较梦窗反胜，盖有临川、庐陵之高华，而济以白石之疏越者。学人之词，斯为极则。然古人自然神妙处，尚未梦见。

70（删 23）

宋直方（按：原误作“尚木”）《蝶恋花》“新样罗衣浑弃却，犹寻旧日春衫著。”谭复堂《蝶恋花》“连理枝头依与汝，千花百草从渠许。”可谓寄兴深微。

71（删 24）

《半塘丁稿》中和冯正中《鹊踏枝》十阕，乃《鹜翁词》之最精者。“望远愁多休纵目”等阕，郁伊愔愔，令人不能为怀。《定稿》只存六阕，殊为

未允也。

72 (删 25)

固哉，皋文之为词也！飞卿《菩萨蛮》、永叔《蝶恋花》、子瞻《卜算子》，皆兴到之作，有何命意？皆被皋文深文罗织。阮亭《花草蒙拾》谓：“坡公命宫磨蝎，生前为王珪、舒亶辈所苦，身后又硬受此差排。”由今观之，受差排者，独一坡公已耶？

73 (48)

周介存谓：“梅溪词中，喜用‘偷’字，足以定其品格。”刘融斋谓：“周旨荡而吏意贪。”此二语令人解颐。

74 (删 26)

贺黄公谓：“姜论史词，不称其‘软语商量’，而称其‘柳昏花暝’，固知不免项羽学兵法之恨。”然“柳昏花 自是欧、秦辈吐属，后句为胜。吾从白石，不能附和黄公矣。”

75 (38)

咏物之词，自以东坡《水龙吟》咏杨花为最工，邦卿《双双燕》次之。白石《暗香》《疏影》格调虽高，然无片语道着。视古人“江边一树垂垂发”，“竹外一枝斜更好”，“疏影横斜水清浅”等作何如耶！（按：“格调虽高”后，有已删之：“而境界极浅，情味索然。乃古今均视为名作，自玉田推为绝唱，后世遂无敢议之者，不可解也。试读林君复、梅圣〔原误作“舜”〕俞春草诸词，工拙何如耶？”）

76 (39)

白石写景之作，如“二十四桥仍在，波心荡，冷月无声”，“数峰清苦，商略黄昏雨”，“高树晚蝉，说西风消息”，虽格韵高绝，然如雾里看花，终隔一层。梅溪、梦窗诸家写景之病，皆在一“隔”字。北宋风流，过江遂绝，抑真有风会存乎其间耶？

77 (40)

问“隔”与“不隔”之别，曰：渊明之诗不隔，韦、柳则稍隔矣。东坡之诗不隔，山谷则稍隔矣。“池塘生春草”、“空梁落燕泥”等句，妙处唯在不隔。词亦如是。即以一人一词论，如欧阳公《少年游》咏春草上半阕：“阑干十二独凭春，晴碧远连云。二月三月，千里万里，行色苦愁人”，语语都在目前，便是不隔；至云“谢家池上，江淹浦畔”则隔矣。白石《翠楼吟》“此地。宜有词仙，拥素云黄鹤，与君游戏。玉梯凝望久，叹芳草、萋

萋千里”便是不隔；至“酒袪清愁，花消英气”则隔矣。然南宋词虽不隔处，比之前人自有深浅厚薄之别。

78 (29)

少游词境最为凄婉。至“可堪孤馆闭春寒，杜鹃声里斜阳暮”则变而凄厉矣。东坡赏其后二语，犹为皮相。

79 (9)

严沧浪《诗话》曰：“盛唐诸公，唯在兴趣，羚羊挂角，无迹可求。故其妙处，透彻玲珑，不可凑拍。如空中之音、相中之色、水中之影、镜中之象，言有尽而意无穷。”余谓北宋以前之词亦复如是。但沧浪所谓“兴趣”，阮亭所谓“神韵”，犹不过道其面目，不若鄙人拈出“境界”二字为探其本也。

80 (41)

“生年不满百，常怀千岁忧。昼短苦夜长，何不秉烛游？”“服食求神仙，多为药所误。不如饮美酒，被服纨与素。”写情如此，方为不隔。“采菊东篱下，悠然见南山。山气日夕佳，飞鸟相与还。”“天似穹庐，笼盖四野。天苍苍，野茫茫，风吹草低见牛羊。”写景如此，方为不隔。

81 (删 27)

“池塘春草谢家春，万古千秋五字新。传语闭门陈正字，可怜无补费精神”。此遗山《论诗绝句》也。美成、白石（按：四字原已删去）、梦窗、玉田辈当不乐闻此语。

82 (64)

白仁甫《秋夜梧桐雨》剧，奇思壮采，为元曲冠冕。然其词干枯质实，但有稼轩之貌而神理索然。曲家不能为词，犹词家之不能为诗，读永叔、少游诗可悟。

83 (删 28)

朱子《清邃阁论诗》谓：“古人有句，今人诗更无句，只是一直说将去。这般一日作百首也得。”余谓北宋之词有句，南宋以后便无句，如玉田、草窗之词，所谓“一日作百首也得”者也。

84 (删 29)

朱子谓：“梅圣俞诗，不是平淡，乃是枯槁。”余谓草窗、玉田之词亦

然。

85 (删 30)

“自怜诗酒瘦，难应接许多春色。”“能几番游？看花又是明年。”此等语亦算警句耶？乃值如许费力。

86 (删 31)

文文山词风骨甚高，亦有境界。远在圣与、叔夏、公谨诸公之上。亦如明初诚意伯词，非季迪、孟载诸人所敢望也。

87 (删 32)

和凝《长命女》词：“天欲晓。宫漏穿花声缭绕，窗里星光少。冷霞寒侵帐额，残月光沈树杪。梦断锦闱空悄悄。强起愁眉小。”此词前半，不减夏英公《喜迁莺》也。此词见《乐府雅词》，《历代诗余》选之。（按：此条原已删去）

88 (删 33)

宋《李希声诗话》曰：“唐人作诗正以风调高古为主，虽意远语疏皆为佳作。后人有切近的当、气格凡下者，终使人可憎。”余谓北宋词亦不妨疏远。若梅溪以降，正所谓“切近的当、气格凡下”者也。

89

毛西河《词语》谓：赵德麟令畴作《商调鼓子词》谱西厢传奇，为杂剧之祖。然《乐府雅词》卷首所载秦少游、晁补之、郑彦能（名仅）《调笑转踏》，首有致语，未有放队，每调之前有口号诗，甚似曲本体例。无名氏《九张机》亦然。至董颖《道宫薄媚》大曲咏西子事，凡十只曲，皆平仄通押，则竟是套曲。此可与《弦索西厢》同为曲家之萃路。曾氏置诸《雅词》卷首，所以别之于词也。颖字仲达，绍兴初人，从汪彦章、徐师川游，彦章为作《字说》。见《书录解题》。（按：此条原已删去）

90

宋人遇令节、朝贺、宴会、落成等事，有“致语”一种。宋子京、欧阳永叔、苏子瞻、陈后山、文宋瑞集中皆有之。《啸余谱》列之于词曲之间。其式：先“教坊致语”（四六文），次“口号”（诗），次“勾合曲”（四六文），次“勾小儿队”（四六文），次“队名”（诗二句），次“问小儿”、“小儿致语”，次“勾杂剧”（皆四六文），次“放队”（或诗或四文六）。若有女弟子队，则勾女弟子队如前。其所歌之词曲与所演之剧，则自伶人定之。少游、补之之《调笑》乃并为之作词。元人杂剧乃以曲代之，曲中楔子、

科白、上下场诗，犹是致语、口号、勾队、放队之遗也。此程明善《啸余谱》所以列致语于词曲之间者也。（按：此条原已删去）

91（删34）

自竹垞痛贬《草堂诗余》而推《绝妙好词》，后人群附和之。不知《草堂》虽有褻谑之作，然佳词恒得十之六七。《绝妙好词》则除张、范、辛、刘诸家外，十之八九皆极无聊赖之词。甚矣，人之贵耳贱目也。（按：另有已删之“古人云：‘小好小惭，大好大惭’，洵非虚语。”）

92

明顾梧芳刻《尊前集》二卷，自为之引。并云：明嘉禾顾梧芳编次。毛子晋刻《词苑英华》疑为梧芳所辑。朱竹垞跋称：吴下得吴宽手钞本，取顾本勘之，靡有不同，因定为宋初人编辑。《提要》两存其说。按《古今词话》云：“赵崇祚《花间集》载温飞卿《菩萨蛮》甚多，合之吕鹏《尊前集》不下二十阙。”今考顾刻所载飞卿《菩萨蛮》五首，除“咏泪”一首外，皆《花间》所有，知顾刻虽非自编，亦非复吕鹏所编之旧矣。《提要》又云：“张炎《乐府指迷》虽云唐人有《尊前》《花间集》，然《乐府指迷》真出张炎与否，盖未可定。陈直斋《书录解题》‘歌词类’以《花间集》为首，注曰：此近世倚声填词之祖，而无《尊前集》之名。不应张炎见之而陈振孙不见。”然《书录解题》“阳春录”条下引高邮崔公度语曰：“《尊前》《花间》往往谬其姓氏。”公度元（按：原误作“公”）祐间人，《宋史》有传。北宋固有，则此书不过直斋未见耳。

又案：黄升《花庵词选》李白《清平乐》下注云：“翰林应制”。又云：“案：唐吕鹏《遏云集》载应制词四首，以后二首无清逸气韵，疑非太白所作”云云。今《尊前集》所载太白《清平乐》有五首，岂《尊前集》一名《遏云集》，而四首五首之不同，乃花庵所见之本略异欤？又，欧阳炯《花间集序》谓：“明皇朝有李太白应制《清平乐》四首。”则唐末时只有四首，岂末一首为梧芳所臆人，非吕鹏之旧欤？（按：此条原已删去。）

93

《提要》载“《古今词话》六卷，国朝沈雄纂。雄字偶僧，吴江人。是编所述上起于唐，下迄康熙中年。”然维见明嘉靖前白口本《笺注草堂诗余》林外《洞仙歌》下引《古今词话》云：“此词乃近时林外题于吴江垂虹亭。”（明刻《类编草堂诗余》亦同）案：升庵《词品》云：“林外字岂尘，有《洞仙歌》书于垂虹亭畔。作道装，不告姓名，饮醉而去。人疑为吕洞宾。传入宫中。孝宗笑曰：‘“云崖洞天无锁”，“锁”与“老”叶韵，则“锁”与音“扫”，乃闽音也。’侦问之，果闽人林外也。”（《齐东野语》所载亦略同。）则《古今词话》宋时固有此书。岂雄窃此书而复益以近代事欤？又，《季沧苇书目》载《古今词话》十卷，而沈雄所纂只六卷，益证其非一书矣。

94（53）

陆放翁跋《花间集》谓：“唐季五代，诗愈卑，而倚声者辄简古可爱，能此不能彼，未可以理推也。”《提要》驳之，谓“犹能举七十斤者，举百斤则蹶，举五十斤则运掉自如。”其言甚辨。然谓词格必卑于诗，余未敢信。善乎陈卧子之言曰：“宋人不知诗而强作诗，故终宋之世无诗。然其欢愉愁苦之致动于中而不能抑者，类发于诗余，故其所造独工。”唐季五代之词独胜，亦由此也。

95（删 37）

“君王枉把平陈业，换得雷塘数亩田”，政治家之言也。“长陵亦是闲邱陇，异日谁知与仲多”，诗人之言也。政治家之眼，域于一人一事。诗人之眼，则通古今而观之。词人观物，须用诗人之眼，不可用政治家之眼。故感事、怀古等作，当与寿词同为词家所禁也。

96（删 38）

宋人小说多不足信。如《雪舟脞语》谓：台州知府唐仲友眷官伎严蕊奴。朱晦庵系治之。及晦庵移去，提刑岳霖行部至台，蕊乞自便。岳问曰：去将安归？蕊赋《卜算子》词云：“住也如何住”云云。案：此词系仲友戚高宣教作，使蕊歌以侑觞者，见朱子《纠唐仲友奏牍》。则《齐东野语》所纪朱、唐公案，恐亦未可信也。

97（删 40）

唐五代之词，有句而无篇。南宋名家之词，有篇而无句。有篇有句，唯李后主降宋后之作，及永叔、子瞻、少游、美成、稼轩数人而已。

98（删 41）

唐五代北宋之词家，倡优也。南宋后之词家，俗子也。二者其失相等。然词人之词，宁失之倡优而不失之俗子。以俗子之可厌，较倡优为甚故也。

99（45）

读东坡、稼轩词，须观其雅量高致，有伯夷、柳下惠之风。白石虽似蝉蜕尘埃，然如韦、柳之视陶公，非徒有上下床之别。

100（46）

东坡、稼轩，词中之狂。白石，词中之狷也。梦窗、玉田、西麓、草窗之词，则乡愿而已。

101（删 42）

《蝶恋花》（独倚危楼）一阙，见《六一词》，亦见《乐章集》。余谓：屯田轻薄子，只能道“奶奶兰心蕙性”耳。“衣带渐宽终不悔，为伊消得人憔悴”，此等语固非欧公不能道也。

102（删 43）

读《会真记》者，恶张生之薄倖而怒其奸非。读《水浒传》者，怒宋江之横暴而责其深险。此人人之所同也。故艳词可作，唯万不可作儂薄语。龚定庵诗云：“偶赋凌云偶倦飞，偶然闲慕遂初衣。偶逢锦瑟佳人问，便说寻春为汝归。”其人之凉薄无行，跃然纸墨间。余辈读耆卿、伯可词，亦有此感。视永叔、希文小词何如耶？

103（删 44）

词人之忠实，不独对人事宜然。即对一草一木，亦须有忠实之意，否则所谓游词也。

104（14）

温飞卿之词，句秀也。韦端己之词，骨秀也。李重光之词，神秀也。

105（15）

词至李后主而眼界始大，感慨遂深，遂变伶工之词而为士大夫之词。周介存置诸温、韦之下，可谓颠倒黑白矣。“自是人生长恨水长东。”“流水落花春去也，天上人间。”《金荃》、《浣花》能有此种气象耶？

106（16）

词人者，不失其赤子之心者也。故生于深宫之中，长于妇人之手，是后主为人君所短处，亦即为词人所长处。故后主之词，天真之词也。他人，人工之词也。（按：“故后主之词，……人工之词也”原已删去。）

107（17）

客观之诗人，不可不阅世。阅世愈深，则材料愈丰富，愈变化，《水浒传》《红楼梦》之作者是也。主观之诗人，不必多阅世。阅世愈浅，则性情愈真，李后主是也。

108（18）

尼采谓：“一切文学，余爱以血书者。”后主之词，真所谓以血书者也。宋道君皇帝《燕山亭》词亦略似之。然道君不过自道身世之戚，后主则俨有

释迦、基督担荷人类罪恶之意，其大小固不同也。

109 楚辞之体，非屈子所创也。《沧浪》《凤兮》之歌已与三百篇异，然至屈子而最工。五七律始于齐、梁而盛于唐。词源于唐而大成于北宋。故最工之文学，非徒善创，亦且善因。（按：此条原已删去）

110（30）

“风雨如晦，鸡鸣不已”。 “山峻高以蔽日兮，下幽晦以多雨。霰雪纷其无垠兮，云霏霏而承宇。” “树树皆秋色，山山尽落晖。” “可堪孤馆闭春寒，杜鹃声里斜阳暮。” 气象皆相似。

111（删 39）

《沧浪》《凤兮》二歌，已开楚辞体格。然楚辞之最工者，推屈原、宋玉，而后此王褒、刘向之词不与焉。五古之最工者，实推阮嗣宗、左太冲、郭景纯、陶渊明，而前此曹、刘，后此陈子昂、李太白不与焉。词之最工者，实推后主、正中、永叔、少游、美成，而前此温、韦，后此姜、吴，皆不与焉。（按：此条原已删去）

112（删 45）

读《花间》《尊前集》，令人回想徐陵《玉台新咏》。读《草堂诗余》，令人回想韦毅《才调集》。读朱竹垞《词综》，张皋文、董子远（按：“子远”原误作“晋卿”）《词选》，令人回想沈德潜《三朝诗别裁集》。

113（删 46）

明季国初诸老之论词，大似袁简斋之论诗，其失也纤小而轻薄。竹垞以降之论词者，大似沈归愚，其失也枯槁而庸陋。

114（44）

东坡之词旷，稼轩之词豪。无二人之胸襟而学其词，犹东施之效捧心也。

115（删 47）

东坡之旷在神，白石之旷在貌。白石如玉衍口不言阿堵物，而暗中为营三窟之计，此其所以可鄙也。

116（27）

永叔“人间自是有情痴，此恨不关风与月”，“直须看尽洛城花，始与东风容易别。”于豪放之中有沈著之致，所以尤高。

117 (60)

诗人对自然人生，须入乎其内，又须出乎其外。入乎其内，故能写之。出乎其外，故能观之。入乎其内，故有生气。出乎其外，故有高致。美成能入而不能出。白石以降，于此二事皆未梦见。

118 (25)

“我瞻四方，蹙蹙靡所骋”，诗人之忧生也。“昨夜西风凋碧树。独上高楼，望尽天涯路”似之。“终日驰车走，不见所问津”，诗人之忧世也。“百草千花寒食路，香车系在谁家树”似之。

119 (删 48)

“纷吾既有此内美兮，又重之以修能。”文学之事，于此二者不可缺一。然词乃抒情之作，故尤重内美。无内美而但有修能，则白石耳。

120 (61)

诗人必有轻视外物之意，故能以奴仆命风月。又必有重视外物之意，故能与花鸟同忧乐。

121 (删 49)

诗人视一切外物，皆游戏之材料也。然其游戏，则以热心为之。故诙谐与严重二性质，亦不可缺一也。

122

金朗甫作《词选后序》，分词为“淫词”“鄙词”“游词”三种。词之弊尽是矣。五代北宋之词，其失也淫。辛、刘之词，其失也鄙。姜、张之词，其失也游。（按：此条原已删去）

123 (62)

“昔为倡家女，今为荡子妇。荡子行不归，空床难独守”，“何不策高足，先据要路津。无为久贫贱，轹轲长苦辛”，可谓淫鄙之尤。然无视为淫词、鄙词者，以其真也。五代北宋之大词人亦然。非无淫词，然读之者但觉其沈挚动人。非无鄙词，然但觉其精力弥满。可知淫词与鄙词之病，非淫与鄙之为病，而游之为病也。“岂不尔思，室是远而。”而子曰：“未之思也，夫何远之有？”恶其游也。

124 (52)

纳兰容若以自然之眼观物，以自然之笔写情。此由初入中原，未染汉人风气，故能真切如此。同时朱、陈、王顾诸家，便有文胜则史之弊。

125 (54)

四言敝而有楚辞，楚辞敝而有五言，五言敝而有七言，古诗敝而有律绝，律绝敝而有词。盖文体通行既久，染指遂多，自成陈套。豪杰之士，亦难于中自出新意，故往往遁而作他体，以发表其思想感情。一切文体所以始盛终衰者皆由于此。故谓文学今不如古，余不敢信，但就一体论，则此说固无以易也。

126 (63)

“枯藤老树昏鸦。小桥流水平沙。古道西风瘦马。夕阳西下。断肠人在天涯。”此元人马东篱《天净沙》小令也。寥寥数语，深得唐人绝句妙境。有元一代词家，皆不能办此也。

下卷人间词话附录

(一) 论词语辑录

1

王君静安将刊其所为《人间词》，诒书告余曰：“知我词者莫如子，叙之亦莫如子宜。”余与君处十年矣，比年以来，君颇以词自娱。余虽不能词，然喜读词。每夜漏始下，一灯荧然，玩古人之作，未尝不与君共。君成一阙，易一字，未尝不以讯余。既而睽离，苟有所作，未尝不邮以示余也。然则余于君之词，又乌可以无言乎？夫自南宋以后，斯道之不振久矣！元、明及国初诸老，非无警句也。然不免乎局促者，气困于雕琢也。嘉、道以后之词，非不谐美也。然无救于浅薄者，意竭于摹拟也。君之于词，于五代喜李后主、冯正中，于北宋喜永叔、子瞻、少游、美成，于南宋除稼轩、白石外，所嗜盖鲜矣。尤痛诋梦窗、玉田。谓梦窗砌字，玉田垒句。一雕琢，一敷衍。其病不同，而同归于浅薄。六百年来词之不振，实自此始。其持论如此。及读君自所为词，则诚往复幽咽，动摇人心。快而沈，直而能曲。不屑屑于言词之末，而名句间出，殆往往度越前人。至其言近而指远，意决而辞婉，自永叔以后，殆未有工如君者也。君始为词时亦不自意其至此，而卒至此者，天也，非人之所能为也。若夫观物之微，托兴之深，则又君诗词之特色。求之古代作者，罕有伦比。呜呼！不胜古人不足以与古人并，君其知之矣。世有疑余言者乎，则何不取古人之词与君词比类而观之也？光绪丙午三月，山阴樊志厚叙。

2

去岁夏，王君静安集其所为词，得六十余阙，名曰《人间词甲稿》，余

既叙而行之矣。今冬，复汇所作词为《乙稿》，丐余为之叙。余其敢辞。乃称曰：文学之事，其内足以摅己而外足以感人者，竟与境二者而已。上焉者意与境浑，其次或以境胜，或以意胜。苟缺其一，不足以言文学。原夫文学之所以有意境者，以其能观也。出于观我者，意余于境。而出于观物者，境多于意。然非物无以见我，而观我之时，又自有我在。故二者常互相错综，能有所偏重，而不能有所偏废也。文学之工不工，亦视其意境之有与其深浅而已。自夫人不能观古人之所观而徒学古人之所作，于是始有伪文学。学者便之，相尚以辞，相习以模拟，遂不复知意境之为何物，岂不悲哉！苟持此以观古今人之词，则其得失，可得而言焉。温、韦之精绝，所以不如正中者，意境有深浅也。珠玉所以逊六一，小山所以愧淮海者，意境异也。美成晚出，始以辞采擅长，然终不失为北宋人之词者，有意境也。南宋词人之有意境者，唯一稼轩，然亦若不欲以意境胜。白石之词，气体雅健耳。至于意境，则去北宋人远甚。及梦窗、玉田出，并不求诸气体，而惟文字之是务，于是词之道熄矣。自元迄明，益以不振。至于国朝，而纳兰侍卫以天赋之才，崛起于方兴之族。其所为词悲凉顽艳，独有得于意境之深，可谓豪杰之士奋乎百世之下者矣。同时朱、陈，既非劲敌；后世项、蒋，尤难鼎足。至乾、嘉以降，审乎体格韵律之间者愈微，而意味之溢于字句之表者愈浅。岂非拘泥文字，而不求诸意境之失欤？抑观我观物之事自有天在，固难期诸流俗欤？余与静安，均夙持此论。静安之为词，真能以意境胜。夫古今人词之以意胜者，莫若欧阳公。以境胜者，莫若秦少游。至意境两浑，则惟太白、后主、正中数人足以当之。静安之词，大抵意深于欧，而境次于秦。至其合作，如《甲稿》《浣溪沙》之“天末同云”、《蝶恋花》之“昨夜梦中”、《乙稿》《蝶恋花》之“百尺朱楼”等阕，皆意境两忘，物我一体。高蹈乎八荒之表，而抗心乎千秋之间。骎骎乎两汉之疆域，广于三代，贞观之政治，隆于武德矣。方之侍卫，岂徒伯仲。此固君所得于天者独深，抑岂非致力于意境之效也。至君词之体裁，亦与五代北宋为近。然君词之所以为五代北宋之词者，以其有意境在。若以其体裁故，而至遽指为五代北宋，此又君之不任受。固当与梦窗、玉田之徒，专事摹拟者，同类而笑之也。光绪三十三年十月，山阴樊志厚叙。

3

先生于诗文无所不工，然尚未尽脱古人蹊径。平生著述，自以乐府为第一。词人甲乙，宋人早有定论。惟张叔夏病其意趣不高远。然北宋人如欧、苏、秦、黄，高则高矣，至精工博大，殊不逮先生。故以宋词比唐诗，则东坡似太白，欧、秦似摩诘，耆卿似乐天，方回、叔原则大历十子之流。南宋惟一稼轩可比昌黎。而词中老杜，则非先生不可。昔人以耆卿比少陵，犹为未当也。

4 先生之词，陈直斋谓其多用唐人诗句隳括入律，浑然天成，张玉田谓其善于融化诗句，然此不过一端。不如强焕云：“模写物态，曲尽其妙”为知言也。

5

山谷云：“天下清景，不择贤愚而与之，然吾特疑端为我辈设。”诚哉是言！抑岂独清景而已，一切境界，无不诗人设。世无诗人，既无此种境界。夫境界之呈于吾心而见于外物者，皆须臾之物。惟诗人能以此须臾之物，镌诸不朽之文字，使读者自得之。遂觉诗人之言，字字为我心中所欲言，而又非我之所能自言，此大诗人之秘妙也。境界有二：有诗人之境界，有常人之境界。诗人之境界，惟诗人能感之而能写之，故读其诗者，亦高举远慕，有遗世之意。而亦有得有不得，且得之者亦各有深浅焉。若夫悲欢离合、羁旅行役之感，常人皆能感之，而惟诗人能写之。故其入于人者至深，而行于世也尤广。先生之词，属于第二种为多。故宋时别本之多，他无与匹。又和者三家，注者二家。（强焕本亦有注，见毛跋）自士大夫以至妇人女子，莫不如有清真，而种种无稽之言，亦由此以起。然非入人之深，乌能如是耶？

6

楼忠简谓先生妙解音律。惟王晦叔《碧鸡漫志》谓：“江南某氏者，解音律，时时度曲。周美成与有瓜葛。每得一解，即为制词。故周集中多新声。”则集中新曲，非尽自度。然顾曲名堂，不能自己，固非不知音者。故先生之词，文字之外，须兼味其音律。惟词中所注宫调，不出教坊十八调之外，则其音非大晟乐府之新声，而为隋唐以来之燕乐，固可知也。今其声虽亡，读其词者，犹觉拗怒之中，自饶和婉。曼声促节，繁会相宣，清浊抑扬，辘轳交往。两宋之间，一人而已。

7

伪词最多。强焕本所增强半皆是。如《片玉词》上《青玉案》（良夜灯光簇如豆）一阙，乃改山谷《忆帝京》词为之者，决非先生作。

8

（《云谣集杂曲子》）《天仙子》词，特深峭隐秀，堪与飞卿、端已抗行。

9

（皇甫松词）黄叔旸称其《摘得新》二首为有达观之见。余谓不若《忆江南》二阙，情味深长，在乐天、梦得上也。

10

端已词情深语秀，虽规模不及后主、正中，要在飞卿之上，观昔人颜、谢优劣论可知矣。

11

（毛文锡）词比牛、薛诸人，殊为不及。叶梦得谓：“文锡词以质直为情致，殊不知流于率露。诸人评庸陋词者，必曰：此仿毛文锡之《赞成功》而不及者。”其言是也。

12

（魏承班）词逊于薛昭蕴、牛峤而高于毛文锡，然皆不如王衍。五代词以帝王为最工，岂不以无意于求工欤？

13

（顾）夔词在牛给事、毛司徒间。《浣溪沙》（春色迷人）一阕，亦见《阳春录》。与《河传》《诉衷情》数阕，当为夔最佳之作矣。

14

周密《齐东野语》称其词（按：指毛熙震词）“新警而不为儂薄。”余尤爱其《后庭花》，不独意胜，即以调论，亦有隽上清越之致，视文锡蔑如也。

15

（阎选）词唯《临江仙》第二首有轩翥之意，余尚未足与于作者也。

16

昔沈文惠深赏（张）泌“绿杨花扑一溪烟”为晚唐名句。然其词如“露浓香泛小庭花”较前语似更幽艳也。

17

（孙光宪词）昔黄玉林赏其“一庭花雨湿春愁”为古今佳句。余以为不若“片帆烟际闪孤光”尤有境界也。

18

欧公《蝶恋花》“面旋落花”云云，字字沈响，殊不可及。

19

温飞卿《菩萨蛮》“雨后却斜阳，杏花零落香”。少游之“雨余芳草斜阳，杏花零落燕泥香”虽自此脱胎，而实有出蓝之妙。

20

白石尚有骨，玉田则一乞人耳。

21

美成词多作态，故不是大家气象。若同叔、永叔虽不作态，而“一笑百媚生”矣。此天才与人力之别也。

22

周介存谓：“白石以诗法入词，门径浅狭，如孙过庭书，但便后人模仿。”予谓近人所以崇拜玉田，亦由于此。

23

予于词，五代喜李后主、冯正中而不喜《花间》。宋喜同叔、永叔、子瞻、少游而不喜美成。南宋只爱稼轩一人，而最恶梦窗、玉田。介存《词辨》所选词，颇多不当人意，而其论词则多独到之语。始知天下固有具眼人，非予一人之私见也。

24

有明一代，乐府道衰。《写情》《扣舷》，尚有宋元遗响。仁、宣以后，兹事几绝。独文愍以魁硕之才，起而振之。豪壮典丽，与于湖、剑南为近。

25

彊村词，余最赏其《浣溪沙》（独鸟冲波去意闲）二阕，笔力峭拔，非他词可能过之。

26

蕙风听歌诸作，自以《满路花》为最佳。至《题香南雅集图》诸词，殊觉泛泛，无一言道著。

27

蕙风词小令似叔原，长调亦在清真、梅溪间，而沈痛过之。彊村虽富丽精工，犹逊其真挚也。天以百凶成就一词人，果何为哉！

28

蕙风《洞仙歌》（秋日游某氏园）及《苏武慢》（寒夜闻角）二阕，境似清真，集中他作，不能过之。

(二) 人间词话选

余于七、八年前，偶书词话数十则。今检旧稿，颇有可采者，摘录如下。

1

词以境界为最上。有境界则自成高格，自有名句。五代北宋之词所以独绝者在此。

2

言气格，言神韵，不如言境界。境界，本也。气格、神韵，末也。境界具，而二者随之矣。

3

有造境，有写境。此理想与写实二派之所由分。然二者颇难区别。因大诗人所造之境，必合乎自然，所写之境，必邻于理想故也。

4

境非独谓景物也，情感亦人心中之一境界。故能写真景物、真感情者，谓之有境界，否则谓之无境界。

5

“红杏枝头春意闹”，著一“闹”字而境界全出。“云破月来花弄影”，著一“弄”字而境界全出矣。

6

境界有大小，然不以是而分优劣。“细雨鱼儿出，微风燕子斜”，何遽不若“落日照大旗，马鸣风萧萧。”“宝帘闲挂小银钩”，何遽不若“雾失楼台，月迷津渡”也。

7

《诗·蒹葭》一篇，最得风人深致。晏同叔之“昨夜西风凋碧树。独上高楼，望尽天涯路”意颇近之。但一洒落，一悲壮耳。

8

“我瞻四方，蹙蹙靡所骋”，诗人之忧生也。“昨夜西风凋碧树。独上

高楼，望尽天涯路”似之。“终日驰车走，不见所问津”，诗人之忧世也。“百草千花寒食路，香车系在谁家树”似之。

9

成就一切事，罔不历三种境界：“昨夜西风凋碧树。独上高楼，望尽天涯路。”此第一境也。“衣带渐宽终不悔，为伊消得人憔悴。”此第二境也。“众里寻他千百度，回头蓦见。那人正在，灯火阑珊处。”此第三境也。此等语均非大词人不能道，然遽以此意解诸词，恐为晏、欧诸公所不许也。

10

太白词纯以气象胜。“西风残照，汉家陵阙”，寥寥八字，遂关千古登临之口。后世唯范文正之《渔家傲》、夏英公之《喜迁莺》差堪继武，然气象已不逮矣。

11

温飞卿之词，句秀也。韦端己之词，骨秀也。李后主之词，神秀也。词至李后主而境界始大，感慨遂深，遂变伶工之词而为士大夫之词。宋初晏、欧诸公，皆自此出，而花间一派微矣。

12

冯正中词除《鹊踏枝》《菩萨蛮》数十阕最煊赫外，如《醉花间》之“高树鹊衔巢，斜月明寒草”，虽韦苏州之“流萤渡高阁”、孟襄阳之“疏雨滴梧桐”不能过也。

13

“画屏金鹧鸪”，飞卿语也，其词品似之。“弦上黄莺语”，端己语也，其词品亦似之。若正中词品欲于其词求之，则“和泪试严妆”殆近之欤？

14

欧阳公《浣溪沙》词“绿杨楼外出秋千”。晁补之谓：只一“出”字便后人所不能道。余谓此本于正中《上行杯》词“柳外秋千出画墙”，但欧语尤工耳。

15

少游词境最为凄婉。至“可堪孤馆闭春寒，杜鹃声里斜阳暮”则变而凄厉矣。东坡赏其后二语，犹为皮相。

东坡之词旷，稼轩之词豪。无二人之胸襟而学其词，犹东施之效捧心也。

读东坡、稼轩词，须观其雅量高致，有伯夷、柳下惠之风。白石虽似蝉蜕尘埃，终不免局促辕下。

昭明太子称陶渊明诗“跌宕昭彰，独超众类，抑扬爽朗，莫之与京”。王无功称薛收赋“韵趣高奇，词义晦运。嵯峨萧瑟，真不可言。”词中借少此二种气象。前者坡词近之，后者唯白石略得一二耳。

白石写景之作，如“二十四桥仍在，波心荡、冷月无声”、“数峰清苦，商略黄昏雨”、“高树晚蝉，说西风消息”，虽格韵高绝，然如雾里看花，终隔一层。梅溪、梦窗诸家写景之作，其病皆在一“隔”字。北宋风流，过江遂绝，抑真有风会存乎其间耶？

东坡、稼轩，词中之狂。白石，词中之狷。若梅溪、梦窗、草窗、玉田、西麓、竹山之词，则乡愿而已。

问“隔”与“不隔”之别，曰：“生年不满百，常怀千岁忧。昼短苦夜长，何不秉烛游？”“服食求神仙，多为药所误。不如饮美酒，被服纨与素。”写情如此，方为不隔。“采菊东篱下，悠然见南山。山气日夕佳，飞鸟相与还。”“天似穹庐，笼盖四野，天苍苍，野茫茫，风吹草低见牛羊。”写景如此，方为不隔。词亦如之。如欧阳公《少年游》咏春草云：“阑干十二独凭春，晴碧远连云。千里万里，三月二月，行色苦愁人”，语语皆在目前，便是不隔；至换头云：“谢家池上，江淹浦畔，吟魄与离魂”，使用故事，便不如前半精彩。然欧词前既实写，故至此不能不拓开，若通体如此，则成笑柄。南宋人词，则不免通体皆是“谢家池上”矣。

国朝人词，余最爱宋直方《蝶恋花》“新样罗衣浑弃却，犹寻旧日春衫著”，及谭复堂之“连理枝头侬与汝，千花百草从渠许”，以为最得风人之

旨。

近人词如复堂之深婉，彊村之隐秀，当在吾家半塘翁上。彊村学梦窗，而情味较梦窗反胜，盖有临川、庐陵之高华，而济以白石之疏越者。学人之词，斯为极则。然于古人自然神妙处，尚未梦见。《半塘丁稿》和冯正中《鹊踏枝》十阕，乃《鹜翁词》之最精者。“望远愁多休纵目”等阕，郁伊惝恍，令人不能为怀。《定稿》只存六阕，殊为未允。

名著评点

王国维的《人间词话》，是其关于文学批评的著述中最为人所重视的一部作品，是他脱弃西方理论之拘限，力求运用自己的思想见解，尝试将某些西方思想中之重要概念，融入中国固有的传统批评中，所以，从表面上看，《人间词话》与中国相袭已久之诗话、词话一类作品之体例、格式，并无显著的差别，实际上，它已初具理论体系，在旧日诗词论著中，称得上一部屈指可数的作品。甚至在以往词论界里，许多人把它奉为圭臬，把它的论点作为词学、美学的根据，影响很是深远。王国维的《人间词话》是晚清以来最有影响的著作之一。

《人间词话》不同于当时有影响的词话，它提出了“境界”说。“境界”说是《人间词话》的核心，统领其他论点，又是全书的脉络，沟通全部主张。王国维不仅把它视为创作原则，也把它当作批评标准，论断诗词的演变、评价词人的得失、作品的优劣、词品的高低，均从“境界”出发。因此，“境界”说既是王国维文艺批评的出发点，又是其文艺思想的总归宿。

清朝词派，主要有浙派和常州派。浙派词致力纠正明词末流迂缓淫曼的毛病，崇尚清灵，学习南宋姜夔、张炎的词，不愿迫近北宋词人，不师秦观、黄庭坚，只学张炎，其流蔽在于主清空而流于浮薄，主柔婉而流于纤巧。于是常州派词起而纠正浙派的流弊，提倡深美闳约，沉着醇厚，以立意为本，发挥意内言外之旨，主张应有寄托，推崇周邦彦而轻薄姜夔、张炎。这的确使词论前进了一大步。而王国维的《人间词话》更是突破浙派、常州派的樊篱，克服两者之弊，有了更进一步的发展。浙派词主清空柔婉，结果导致浮薄纤巧，不真切，王国维的境界说提倡不隔，以纠正浙派词的流弊。他强调写真景物、真感情，要写得真切不隔。这确实击中了浙派词的要害。对于常州派，他反对所有词都必须有寄托的说法，认为并不是有寄托的词才是好词。指出：“若屯田之《八声甘州》，东坡之《水调歌头》，则伫兴之作，格高千古，不能以常调论也。”并引牛峤等词，称为“专作情语而绝妙者”。他认为，伫兴之作，写情语、写景物，只要真切不隔，有境界，便是好词。这种观点有利于纠正常州派词偏于追求寄托的狭隘见解。

王国维论词，指出境界说，又主张要写得真切自然，并且有格调、气象、感情、韵味，无疑突破了浙派词和常州派词的框框，去除了他们的偏弊，论词较为全面；同时，这些观点，对文学创作也有一定贡献。

《人间词话》在词论方面超越了浙派和常州派的范围，而其美学观点，一方面受叔本华的影响，一方面又有所突破。王国维的“无我之境”和“以物观物”直接承继了叔本华的哲学观点。而其“词人者，不失其赤子之心者也。故生于深宫之中，长于妇人之手，是后主为人君所短处，亦即为词人所长处。”“主观之诗人，不必多阅世。阅世愈浅，则性情愈真，李后主是也。”这源于叔本华的天才论。但《人间词话》并没有陷入这种境地而不能自拔。王国维区分了两种境界，与叔本华不同的是，他没有贬低常人的境界，相反还十分看重，认为“故其入于人者至深，而行于世也尤广。”王国维一面推重“主观之诗人，不可多阅世”，一面又推重“客观之诗人，不可不多阅世。”这与叔本华只强调天才具有赤子之心不一样。此外，叔本华讲天才强调智力，王国维则强调感情。“能写真景物、真感情者，谓之有境界。”

在诗人与现实的关系上，王国维主张：“诗人对宇宙人生，须入乎其内，

又须出乎其外，入乎其内，故能写之；出乎其外，故能观之。入乎其内，故有生气；出乎其外，故有高致。”“诗人必有轻视外物之意，故能以奴仆命风月，又必有重视外物之意，故能与花鸟共忧乐。”这显然透出朴素的唯物因素和辩证法睿智。

从理论上说，“境界”所要求的正与以形象反映现实的艺术规律相通；既要入乎其内，又要出乎其外；既要有轻视外物之意，又要有重视外物之意，这与作家必须深入生活，又要高出生活的创作要求相一致。

王国维的“境界”说具体地、明确地揭示出艺术境界内在的特殊矛盾，说明了文艺的本质特征。与前人相比，这是一个新的贡献。文学批评史上，那种只重“言志”、“抒情”的论点，偏执一端；那种只重形象、画面的论点，偏执另一端。清初的王夫之关于“情景互藏”的观点，叶燮关于“形依情，情附形”的观点，虽然已为境界说中的本质论奠定了基础，但毕竟是王国维最明确、最系统地阐述了艺术境界中“景”与“情”的关系，自觉地“探其本”，完成了境界说的本质论。王国维认为，景多无限，情也说不尽，“境界”本质上是“景”和“情”两个元质构成的。但不论是客观的“景”，还是主观的“情”，都是“观”——人的精神活动的结果。“情”、“景”这种特殊矛盾的多样化的对立统一，便形成千姿百态、丰富多彩的文学艺术作品。

王国维根据其文艺观，把多种多样的艺术境界划分为三种基本形态：“上焉者，意与境浑；其次，或以境胜；或以意胜。”王国维比较科学地分析了“景”与“情”的关系和产生的各种现象，在中国文学批评史上第一次提出了“造境”与“写境”、“理想”与“写实”的问题。“造境”是作者极逞“创意之才”，充分发挥想象力，使万物皆为我驱遣，“以奴仆命风月”，这正是浪漫主义创作方法的基本特征。“写境”则是作者极逞状物之才，能随物婉转，“能与花鸟共忧乐”，客观的真实受到高度的重视，这正是现实主义创作方法的基本特征。王国维还提出，“理想派”与“写实派”常常互相结合起来，形成一种新的创作方法。而用这种方法创作出来的艺术境界，则不能断然定为“理想派”或“写实派”。在这种境界里，“二者颇难分别，因大诗人所造之境必合乎自然，所写之境亦必邻于理想故也。”自然与理想熔于一炉，“景”与“情”交融成一体。王国维认为，这是上等的艺术境界，只有大诗人才能创造出这种“意与境浑”的境界。王国维还进一步论说文艺创作必有取舍，有主观理想的注入；而虚构或理想，总离不开客观的材料和基本法则。所以，“理想”与“写实”二者的结合有充分的客观根据。现实主义与浪漫主义两种创作方法相结合也有其客观可能性。王国维的见解可谓透彻、精辟。“所造之境必合乎自然”，虽“虚构之境，其材料必求之于自然，而构造亦必从自然之法。”在当时来说，是一种比较卓越的艺术见解。王国维还指出，词中所写的形象（境界）不管是素描式地写出来，还是由作者综合印象创造出来，它们都不是对事物作纯客观的、无动于衷的描写，而是贯穿作者的理想，即按照作者的观点、感情来选择、安排的。这就进一步说明了文学艺术中的形象是客观事物在作者头脑中的主观反映。当然，王国维并没有明确和具体地论说这一点。

王国维是中国近代最后一位重要的美学和文学思想家。他第一个试图把西方美学、文学理论融于中国传统美学和文学理论中，构成新的美学和文学理论体系。从某种意义上说，他既集中国古典美学和文学理论之大成，又开

中国现代美学和文学理论之先河。在中国美学和文学思想史上，他是从古代向现代过渡的桥梁，起到了承上启下、继往开来的作用。

但是，政治思想的保守使王国维在美学和文学思想上缺乏革命和进取精神，深受叔本华哲学的影响，又使其增添了相当多的唯心主义杂质，而直觉的、鉴赏的、简短的评判式的论述方式则给人以难以把握、无法透彻领悟之感。具体而言，《人间词话》的糟粕或不足之处可归结为以下几个方面：

第一，由于其历史条件的限制和深受尼采、叔本华哲学与美学的影响，世界观方面的严重局限使他无法摆脱唯心主义思想的羁绊，对“境界”作抽象的、脱离历史的阐述和理解。王国维排斥文学艺术和社会生活的血缘关系，把文学艺术的创作和鉴赏，看成是一种脱离现实生活的、非理性的主观直觉活动。

第二，宣扬艺术至上，为艺术而艺术的理论，总从语言形式上着眼，不触及文学艺术的思想内容。把艺术标准看成是评价文学艺术的唯一的最高标准，只讲艺术性，不讲思想性。在《人间词话》中，王国维注意到了作品的思想感情内容，但他又说“诗人视一切外物皆游戏之材料也”，便又不讲究思想内容了。王国维认为，“一切之美，皆形式之美也。”优美，是人静观时沉静于对象之形式而忘却利害之念所得到的美；壮美，是人“达观其对象之形式”，本能地超越乎利害之念所得到的美。不仅艺术作品的形象体系是形式之美，而且文艺作品的题材由于其“适于唤起美情故，故亦得视为一种之形式。”而这一切形式之美，还须借助第二种形式表现出来，才能使原来的形式之美愈增其美。这第二种形式之美，王国维称之为“古雅”，即“形式之美之形式之美”。毫无疑问，这种美学观点完全否定了客观现实生活内容。王国维把这种形式主义美学观直接运用到文艺评论中，把美的内容与形式同文艺的内容与形式搅混起来，弄出许多自相矛盾的结论。

第三，宣扬“人性论”、“天才论”，排斥文学艺术的阶级性和政治倾向性。用抽象的“情性”、“真挚”，来代替文学艺术的阶级内容，抹煞文学艺术的阶级功能、政治功能，这是不科学、不正确的。

王国维的《人间词话》，在清末产生过很大影响，其“境界说”对我国文艺评论和美学思想都有很大贡献。由于采用词话的形式，论说简短，没有完整的理论体系，而其表述又有一些矛盾之处，所以，历来对《人间词话》的研究都是仁者见仁，智者见智，很难有一个统一的定论。郭沫若说：“王国维好像还是一个伟大的半成品”，还有待于人们深入研究。

